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杜明城 先生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
促狹狐形象

研究生：謝佩錡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謝佩錡 君

所提之論文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形象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謝佩錡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許秀霞

杜明輝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 年 8 月 2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 系(所)
組 97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形象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
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
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
文號為： ，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
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
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林明男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謝佩綺 (親筆正楷)

學 號：1594001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8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7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形象

指導教授：杜明城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謝佩錡

簽 名： 謝 佩 錡 中華民國 97 年 08 月 20 日

誌 謝

這四年來，每當時序進入六月，心中便會開始有著期待，期待來到台東，看著山海在身邊微笑，星星與月亮在頭頂上閃耀，聽著海浪與風的呼喊；期待著踏入兒文所的大門，聆聽著張大俠對於小說的精闢見解，沉醉在杜掌門生動的精采故事當中，享受著阿寶幫主率性的風格，還有可愛的「歐巴桑」那親切的微笑與游老師、郭老師和吳老師三位俠女迷人的風采。每一位老師都為我開啓了一扇窗，除了感受到閱讀本身所帶來的樂趣，教會我尋找書本裡隱藏的小世界，在老師們的身上學到更多的是面對生活的態度。

還有相聚四年的同學們！每一年的相遇總是有超出期待，無法預料的火花冒出，雖然實際相處不過八個月，但又是如此的默契十足，臭味相通。

迦路蘭、月光小棧、海濱公園，和你們同遊每一個的景點都是好所在。

私房菜、愛上台東、原始部落，和你們共進的每一頓晚餐都有好滋味。

每一本共讀討論過的書、每一場瘋狂的演戲、每一回突發創意的搞笑拍照、每一次努力的為中華隊加油、每一個在地洞努力的夜晚、每一晚的曬月亮談心、每一次的吐苦水、每一次的大笑都是心中最最難忘的記憶，因為有你們，這四年才會過得如此精采又充實。

論文的完成要感謝好多好多人，感謝每一位同學只要在網路、期刊上發現狐的蹤跡都會立刻向我通報，讓我前去逮捕，因為有你們才能豐富了我的論文。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杜明城老師，在我心中小杜老師是深藏不露的高人，總是在我最迷惘困惑的時候出手相救，每次出手總是叫人驚艷，他是我心中無敵的杜掌門。最後感謝我最親愛的父母和姊妹，在這一年的論文生涯中給我最大的鼓勵與支持。是你們豐富了我的生命，讓我充滿能量向下一個夢想邁進！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形象

謝佩綺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促狹狐」是中國文學獨有的魅力形象。其形象的建立是源於原生的野狐所擁的機智、狡詐、重視家庭倫理等生物特質，以及民間信仰對狐仙的崇拜與懼怕。狐仙故事的創作在清朝達到巔峰，其中又以《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影響最為深遠，本研究即以這兩本著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促狹狐的形象與行為表現。

細究促狹狐對於人類的惡作劇原因：「報復之行」、「懲惡之舉」、「濟弱解困之善」以及「戲謔之弄」等四大類，可以從中發現促狹狐的行事準則迥異於人類的思考模式，牠慧黠卻充滿孩子氣，在痛恨作惡之人並加以懲罰之際卻也樂於助人，但由於神格低微，因此忌諱人類的不敬並且十分愛惜自我聲譽，此時的促狹狐也繼承了歷來狐仙好學而不貪求俗名的精神。

狐與人之間的鬥爭和對戰充滿了智慧與神秘，促狹狐會使人類在生理與心理上造成異樣，並且剝奪人類些許的財產，這都使人類感到懼怕，也加深對狐仙的崇敬。促狹狐對於人類的捉弄主要可歸結出四項準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當破則破，當留則留」、「點到為止，手下留情」、「善惡參半」。

促狹狐故事擁有許多令兒童喜愛的閱讀特質，符合了兒童的閱讀心理，帶給兒童想像的趣味。

關鍵詞：狐仙、促狹狐、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

The Images of Tsuhsia Fox in

Texts of *LiaochaiChihyi* and *Sketches of Yuewei Cottage*

Hsieh, Pei Chi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suhsia Fox is a peculiarly charismatic figur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ts image creation is based on its nature qualities such as wit, canniness, and value of family. What is more,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worship and fear of people from folkreligion. The writing of stories about Fox Celestial reached the peak in Ch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in texts of *LiaochaiChihyi* and *Yuehwei Tsaotang Pichi*. This thesis then is focusing on the two books, attempting to find out the images and ac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suhsia Fox.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reasons that Tsuhsia Fox plays hoax on human kind are due to four parts, which are (a) vengeance, (b) deeds of punishment, (c) helping the weak and solving the crisis, and (d) acts of fooling. The above four traits tell that Tsuhsia Fox's thinking process and perspectiv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kind. Its shrewdness is childlike. It is resentful of the villains and punishes them; meanwhile, it helps people in need. However, its godship doesn't receive great esteem. Therefore, it distastes disrespect from people and cherishes its prestige very much. In addition, Tsuhsia Fox also inherits the spirit of being studious and not lusting for secularity from their preceding Fox Celestials.

The battles between mankind and foxes are mysterious and appealing. Tsuhsia Fox makes humanbeing turn twisted and disturbed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nd deprives them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belongings, which makes

mankind feel terrified and show more respect to Fox Celestials. Hence, there are four Tsuhsia Fox's hoaxes impact upon human, which are (a)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b) doing as told and staying as necessary, (c) namely stopping and having mercy, and (d) owning half-good and half-bad. of the and the quality.

The stories about Tsuhsia Fox come with many reading features that child readers are fond of, and also fit in kids' age. The theme of such story is to express the power of brightness, and encourage propagating the reading pleasure of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for children.

Keyword: Fox Celestial 、 Tsuhsia Fox 、 *LiaochaiChihyi* 、 *Yuehwei Tsaotang Pichi*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6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穿梭時空尋狐蹤	14
第一節 狐的生物面與宗教面	14
第二節 促狹狐的前世今生	21
第三節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	27
第四節 狐仙故事的童話性質	33
第三章 促狹狐的惡作劇原因	39
第一節 報復之行	39
第二節 懲罰之舉	47
第三節 濟弱解困之善	55
第四節 戲謔之弄	61
第五節 小結	66
第四章 促狹狐的惡作劇影響層面	69
第一節 生理上的影響	70
第二節 心理上的影響	78
第三節 財物上的損失	85
第四節 小結	92
第五章 現代促狹狐的無限可能	95
第一節 促狹狐故事的閱讀樂趣	95
第二節 現代促狹狐故事的特點	100
第三節 永不結束的促狹狐故事	104
參考文獻	106
附錄	110

第一章 緒論

《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是中國兩部偉大的小說作品，不但寓有深刻的理想寄託，並具有奇高的文學價值，在詼諧逗趣的故事背後也有濃厚的人文關懷。這兩部清代的小說在成書的年代便造成轟動，許多有識之士青睞有加，輾轉傳抄，流傳了多種抄本。其中兩人更是不約而同的以鬼狐作為書寫的主角中心，塑造出許多深植人心的鬼狐形象，影響力源遠流長，當時及後代的人們腦海中的鬼狐印象都深受此二書影響。這兩本書當中皆存在著各式各樣調皮又詼諧的促狹狐形象，讀來又好氣又好笑，為讀者帶來極大的閱讀樂趣。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如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孩童一樣。童年時期，故事書是陪伴筆者最久，也是讓我最喜愛的好朋友。它帶領著童稚的心靈探索無窮的世界。除了安徒生童話裡的醜小鴨、美人魚；格林童話中的王子與公主，這些外國童話故事之外。屬於中國的故事也一樣得到孩子們的喜愛。到兒童圖書館繞一圈，《中國鬼故事》、《中國民間故事》、《仙、鬼、人》這些民間故事集、神鬼故事集，沒有一本的封面是嶄新整潔的，都看得出來多次翻閱的痕跡，可見得其受歡迎的程度。這也意味著引人入勝特質的兒童文學作品其實不假外求，中國本身就具有悠久的優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大人們對著孩子們講「古」，這些古老的故事裡充滿了奇特幻想的特質，就是生動的民間童話；在古典的文學當中也有許多兒童文學的珍貴素材。就如林文寶在〈試說我國古代童話〉一文中指出：

雖然在正統的古文裡，可見童話的記載並不多。然而我們仍可以從文學史與小說史上，發掘出童話的寶藏。我們可以說，在文學裡的遺興

作品，時常可見純真相像的故事；在小說史裡的抒解性作品，更是到處可見想像的童話。¹

在這些中國的故事裡，研究者發現一個中國獨有的魅力形象——「狐仙」。提及「狐」，除了讓人馬上聯想到柔情似水，妖嬈多姿的美麗狐女；蠱惑人心、迷惑失智的狐魅之外，還會想起狐仙的另外一張淘氣面容。就像是大英百科全書當中所提到的「促狹鬼」一般，是個性喜愛捉弄人的遊魂或超自然力量。中國文化獨有的「促狹狐」穿梭古今，調皮的在歷代文人的筆下奔來跑去，展現高強的惡作劇功夫。

到了清代，蒲松齡書寫《聊齋誌異》，紀昀寫下了《閱微草堂筆記》不但塑造了許多解人風情、多情浪漫的狐仙形象，使得狐更顯可愛親近外，還開啓了清人談狐的風氣。這兩部作品中又創造出許多如孩童一般直率淘氣的狐仙。調皮的狐仙會對欺負小狐的孩童還以顏色；會讓口不擇言的粗鄙村夫當眾出糗；也會讓村莊裡的吝嗇鬼心不甘情不願的掏錢請客。狐似人似仙，亦正亦邪，既有充滿人性的喜怒哀樂，卻又有著強大的魔幻力量，能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紀蒲二人使得「促狹狐」這樣一個特殊的形象，充滿了更多幻想和想像的空間。就像岳娟娟與顧迎新所說的：「更多的時候，鬼怪們也不傷人，只是到處搗亂，他們的行為更像是頑童的惡作劇，叫人又好氣又好笑，甚至哭笑不得，只好無奈的看著他們。」²

《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這兩部作品的影響源遠流長，到了現代，古老的故事又被重新包裝，登上兒童文學的市場。除了美麗的人狐戀故事外，令人

¹林文寶，《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臺北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1994年），頁257。

²岳娟娟、顧迎新，《鬼神》（臺北市：時報文化，2005年），頁142-3。

芑爾的捉弄情節是不可或缺的故事題材。更有許多當代的作家擷取其中適合的部分，改寫成適合兒童閱讀的狐仙故事；另外，還有兒童文學作家以如兒童般調皮的狐仙作為主角。可見得調皮的狐仙形象必然有其特殊之處。

為何在人間作祟、又愛捉弄人的「促狹狐」會這麼受到歡迎呢？牠究竟有什麼樣的奇妙之處，能夠跨古越今，讓人又恨又愛？得天獨厚的獲得文學家的青睞，隨著時代的推進，呈現了多變的形貌。人類在實際生活中懼怕著它的惡作劇，卻又為牠的「惡行」書寫一個又一個好聽又動人的故事呢？筆者試著循著這隻促狹狐走過的足跡，來挖掘牠的動人魅力。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研究問題

(一) 狐的真實面、民俗信仰面與文學面

人與異類相處的故事，普遍存於東西方的文學作品中。綜觀中國的史書記載與筆記小說，屢屢出現各式各樣的精怪與人的社會相容，有牝狗精、鸞鷲精、牝豬精、鹿精、虎精、鼠精、龜精、蚱蜢精、蚯蚓精……。然而千百年來的騷人墨客與黎民百姓卻獨鍾情於狐，創作出一部部精采的狐仙故事。究竟狐在生物面與民俗信仰中有哪些特殊性，影響了「促狹狐」外在行為與行為動機？

(二) 促狹狐的真實面貌

在教育的觀點來看，沒有一個孩子會無端的搗蛋作惡，事出必有因，必然有某個原因才會驅動著他做出頑皮的行為。喜愛對人類惡作劇的狐仙也必然不會是無端生事，也不能全用「野獸的劣根性」這樣的說法概括來當作是狐仙的原罪。那麼促狹狐為何要捉弄人類呢？牠又是用什麼樣的手法耍得人類團團轉呢？在促狹狐故事中牠們又展現出哪些特殊的形象與特質？

(三) 「促狹狐」的魅力所在

經過了千百年的修練，調皮的促狹狐所帶給廣大讀者的樂趣始終不減，無論是古是今，人類始終鍾愛這個如胡鬧孩童般的促狹狐形象。牠究竟藉由什麼方式表達出他獨一無二的魅力？在調皮促狹的樣貌底下象徵了什麼樣的社會期盼？除了是個淘氣的惡作劇者，牠還同時扮演了哪些不同的角色？讀者們又從中得到了

甚麼樣的閱讀樂趣呢？

(四) 走入現代的促狹狐

翻閱現代的兒童文學作品，仍可以見到許多促狹狐的故事，這些故事在創新之餘，也可見到其深受《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影響的痕跡，在當代作家所創作、改寫的促狹狐故事中有哪些地方是沿襲傳統？又有什麼不同於以往的創新和顛覆？促狹狐故事在未來又有什麼可行的發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歸結以上筆者所好奇並覺得有趣的問題，本文的研究目的共有四項：

- (一) 分析狐在生物面及宗教面上的特性，並探討這些特性對《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的面貌有怎樣的影響。
- (二) 將《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中八十六篇「促狹狐」的故事分別由形象、惡作劇的原因、惡作劇的手段三方面進行分析。
- (三) 透過對《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中「促狹狐」的分析，了解故事中所含藏的閱讀樂趣。
- (四) 分析現代「促狹狐」故事的特點，並探討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讓人們能從新的角度來看待狐仙的形象魅力。也證明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尚有許多待發現的優秀兒童文學。
- (五) 希望藉此研究，提供對「促狹狐」形象的文獻整理，以作為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研究主題

狐狸的足跡遍佈世界各地，歐洲、亞洲、美洲都有他的身影，不論是何地的人們喜歡編派狐的故事總是勝於其他動物，數量也較多，這跟狐的才能有很大的關係。《伊索寓言》裡的狐狸集智慧與狡詐於一身；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用狐狸的狡猾和詭計多端的形象，來代表不信任的統治者；印度和阿拉伯的世界裡，將狐狸視為足智多謀的化身，他不但愚弄弱小的動物，甚至連虎、獅等凶猛的動物都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而在中國文學裡，更是少不了運用狐性的多疑機智加以發揮的故事。雖然狐的惡作劇帶給人們生活上許多麻煩，但是人卻對牠的行為格外的容忍。文人筆下的狐仙極少不講道理的胡亂害人；研究狐仙的學者們對於狐仙調皮的表現，也像看待一個淘氣的孩子一般包容著他胡鬧的行為。

岳娟娟和顧迎新說：「因為狐生性狡黠，但是並不像虎狼那樣兇惡傷人，他們壞也壞得談諧有趣，令人噴飯。³」

山民說：「傳說中的狐鮑像一些天真頑皮的孩子，他們喜歡模仿人的行動，也喜歡給人開玩笑，或弄一些無傷大雅的惡作劇。⁴」

吳俐雯認為：「惡作劇是傳說中狐仙性格的重要特徵之一，常有拋擲磚石、灑

³同注 2，頁 143。

⁴山民，〈狐鮑崇拜論綱〉，《國文天地》（第八卷第十期），頁 94。

土揚塵、移動桌椅、門窗自開等情形。⁵」

李壽菊說：「『調皮』是狐狸故弄玄虛的本性。⁶」

賴芳伶說：「他們也常好戲弄人類，讓人心存戒惕或啼笑皆非，增加了不少人間的樂趣。⁷」

狐給人的印象總脫不了「作祟」，狐的戲謔行為被認定是狐仙性格中重要的特徵。然而對於這類搗蛋的狐仙，學者們在命名歸類上並不一致，看待的角度也不一致。

山民稱之為「滑稽戲耍類」的狐仙，認為牠們會模仿人的行為，並列舉了拋磚擲石、撒土揚塵、桌椅自動、門窗自開、學人說話、借人器具、塗改文章等七樣惡作劇的行為。

劉炳彪將這類「喜好以法術捉弄人類之狐。」命名為「戲弄狐」，列於「為非作歹之魅狐」類。認為狐未脫動物本性，又因人類常捕捉牠們，而視人類為敵人，所以藉著法術為非作歹。⁸

葉慶炳將其名為「搗蛋狐」，認為是所有狐狸精中最頑劣不馴的一類。「搗蛋狐存心和人類搗蛋，人類和他周旋，就不像對付好色狐那樣省力……。而搗蛋狐是有備而來，神智清明，因而人類和牠周旋，不免有輸有贏。⁹」葉慶炳所認為的搗蛋狐不但會誣陷孝子殺人、使人傾家蕩產，更有可能使家人骨肉自相殘殺，是

⁵吳俐雯，〈聊齋誌異中狐的探析〉，《耕莘學報》（2003年第1期）頁80。

⁶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臺北市：臺灣學生，1995年），頁142。

⁷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觀念世界及其源流影響》（臺北市：臺灣學生，1995年），頁21。

⁸劉炳彪，《聊齋誌異的兒童性》（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26。

⁹葉慶炳，《談小說妖》（臺北市：洪範，1977年），頁63。

陰險毒辣，殺人不見血的狠角色。

但是筆者發現《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有許多狐仙喜愛捉弄人類，牠的惡作劇有輕有重，動機也是善惡參半，並非全然如山民所說的只是和人類開玩笑，也不像「戲弄狐」不問理由就是將人類視作仇寇般對待。牠們或許導致人類在身心或財物上有損失，或是在眾人面前沒面子，但是卻不像「搗蛋狐」那樣非要至人類於死地。這些調皮搗蛋的狐仙既有如孩童一般直率、喜怒明顯的性格，卻也有著妖精性格中氣量狹小，不輕言服輸、不願屈居於人類之下的特點。不論是「滑稽戲耍類」、「戲弄狐」或是「搗蛋狐」都只單單探討調皮狐仙的某一個向度。

山民的「滑稽戲耍類狐仙」雖然整理出狐仙惡作劇的數樣行爲，卻將惡作劇視爲是狐出於本性的行爲，沒有進一步再探究狐仙惡作劇的原因，忽略了狐仙亦有他的思考邏輯與行爲準則。劉炳彪所認爲的「戲弄狐」也是出於動物的本性而捉弄人類，卻忽略了這些戲弄人類行爲的背後可能是緣起於對人類追捕的不滿，更有許多表面看來是捉弄的行爲，暗地裡卻是以助人爲目的。葉慶炳的「搗蛋狐」是陰險頑劣的妖獸，在故事裡出現最大的目的就是與人類作對，一心想致人類於絕境，但是《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卻是有許多親切可人，不但與人類爲友、爲親人，甚至有俠義風範的狐仙，實在難以將牠們與毒辣的「搗蛋狐」畫上等號。因而以上這三個分類都難以將《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對人類惡作劇的狐仙盡數包羅於其中。

根據《辭源》中的解釋，「促狹」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氣量狹小，性情急躁」。二是指「刁鑽刻薄，愛捉弄人」。¹⁰此外，《漢語大辭典》也對「促狹」做

¹⁰ 《辭源》（台北：莊嚴出版社，1900年），頁218。

出多種不同的解釋，除了有前兩種解釋之外，還多了「惡作劇」的意思。這樣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詞彙，不但能展現狐仙調皮的性格之外，也描繪出狐仙器量不大，有仇必報的性情。「促狹」一詞也廣泛的應用於中國的傳統小說中，尤其描繪人心中的小奸小惡，尤為貼切。

《醒世姻緣》第十五回：「但耳朵內不曾聽見有這等刻薄負義沒良心的人，幹這等促狹短命的事，會長命享福的理。¹¹」這句話中的「促狹」有罵人陰毒姦刁，沒良心的意思。

《醒世姻緣》第五十八回：「把人的臉抹的神頭鬼臉是聰明？還好笑哩！我只說是小孩兒家促狹，你看等他來我說他不！」¹²」這裡的「促狹」則是形容運用小聰明來戲弄人，剖視刁鑽刻薄、調皮搗蛋。

《紅樓夢》第四十回，鴛鴦與王熙鳳聯手作弄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¹³」這兒賈母稱呼王熙鳳是「促狹鬼兒」雖是指她一肚子的詭計，壞心對劉姥姥惡作劇。但賈母的笑罵之語，卻是讓王熙鳳的巧智給逗出來的，鳳辣子的惡作劇不但沒有人因而受到傷害，還讓現場氣氛逗趣而熱鬧。

綜合以上三種對於「促狹」一詞的應用，可以發現「促狹」二字可以用來形容讓人哭笑不得的胡鬧行為，卻又能解釋度量狹小的作惡心理；有刁鑽之意，也有戲謔作樂的行為，就如同狐仙多面的形象一樣，難以用二分法將他歸類。

《漢語大辭典》中也提及了「促狹鬼」是專指愛開玩笑、愛惡作劇的人。而

¹¹西周生，《醒世姻緣》（台北：台灣文源書局，1979年），頁155。

¹²同注11，頁620。

¹³曹雪芹，《紅樓夢》（台北市：小知堂文化，2001年），頁422。

「促狹鬼」(poltergeist)一詞在大英百科全書中的解釋為一個神祕學名詞。指據說性喜捉弄人的遊魂或超自然力量。他們往往發出奇怪聲音，突然作出粗野動作或者破壞家用器物，有時會投擲石塊或燒毀衣服家具。¹⁴這些搗蛋的行為都是中國的狐仙最拿手的把戲。因此「促狹」一詞不但能夠表現出狐仙的性情與行為外，更是能夠貼切的表露出狐仙所擁有的神奇能力。

本文所要探討的狐仙所對人類的捉弄行為，可能和專門兇狠害人的惡狐、以採補之術，吸取人類精氣的淫狐有相同之處，但他的行為背後帶著戲謔、促狹的態度，和惡狐與淫狐存心害人，以求己利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本文以此定義來探索《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仙形象，選出篇符合定義的故事，分析《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裡有對人類惡作劇情節的故事，並以「促狹狐」稱之。

(二) 研究文本

到了清朝可說是狐狸精的集大成時代。歷代的各種傳奇故事展轉流傳，加上民間對狐仙信仰的高度崇拜，使得文人筆下既有魏晉南北朝以來傳統的狐狸精形象：奸險、邪惡。也有許多作家為狐狸精塑造了截然不同於以往的新面貌：溫柔多情、嫵淑。美的、醜的、好的、壞的狐狸精都並存於這個年代。老百姓穿鑿附會、似假還真的口頭傳說，加上文人墨客立意作奇的創作理念，成形的狐仙故事上達千則以上，故事內容更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清代文人將狐仙故事推向了藝術的高峰，也讓此類故事成為了精怪故事中最豐富動人的類型。清代可說是狐狸精最昂首驕傲的光榮時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

¹⁴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http://www.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59947

則是最為突出的兩部作品。兩者都是談狐高手，但是立意用心各有巧妙不同。《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可算得上是清朝狐狸精故事的文學代表。

兩書的文學的價值有異曲同工之妙，影響也不相上下，《聊齋誌異》吸引了無數的讀者，激發《遯窟讕言》、《淞隱漫錄》和《夜雨秋燈錄》的創作；《閱微草堂筆記》在這點上也不下於《聊齋誌異》。在內容風格方面，受它影響的往後作品有：樂鈞的《耳食錄》、許秋垞的《聞見異辭》和湯用中《翼駟稗編》等。

雖然在蒲松齡與紀昀之後有許多文人追隨著他們的腳步，踏上與狐鬼打交道的路途，但是學蒲松齡一派到了最後「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而紀派末流則是「貌如志怪者流，而勝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說！」¹⁵

即使到了今日，他們的作品依然深受當代讀者的喜愛，不但有許多注本、評本，市面上還有許多不同版本的白話《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其豐富多元，又充滿戲劇張力的故事情節更是適合改編成為戲劇作品，從清道光年間起便有多篇的《聊齋誌異》作品被改編為各種地方戲曲，現代更有許多故事搬上螢幕，深獲觀眾喜愛。這兩本著作也受到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的青睞，從中韻取元素改寫成有趣的作品，呈現在大小讀者的眼前，由此可知《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的影響力能夠跨越時代，受歡迎的程度也不曾因時間的推移而遞減。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不但對於後代的狐仙故事寫作影響遠大，並且塑造出來的狐仙形象更是獨特，足以成為狐狸精故事的兩大代表作品。因此本文將以這兩部作品做為主要的研究範圍，選擇當中有出現狐仙捉弄人類情節的故事為對象，《聊齋誌異》中有二十三篇，《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六十二篇，共計八

¹⁵ 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市：傳記文學，2002年），頁488。

十五篇促狹狐故事。

二、研究限制

「促狹狐」的故事並非《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所獨有，唐代及魏晉時期早有許多促狹狐的祖先已經進入書籍，走入群眾，大肆的在人間撒野。而在《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之後亦有許多起而模仿的作品。《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可說是立於承先啓後的地位，不但承襲了前代狐仙的形象，又創造了狐仙故事的顛峰，在腳色性格的塑型和著書立意上都特別突出與用心，後代雖有無數的仿作但卻都難以匹敵，成就也都難以超越，因而本文只專談這兩部作品中的促狹狐。

狐在經歷的千年來宗教上和文學上形象的變化，在廣大民眾的心中，地位和身份都不停的在改變，對於狐的概念也隨之轉換，由多不勝數的各種稱呼便可以看出。漢朝至六朝魏晉時期的「狐妖」、「狐魅」；宋、金、元三朝時期則有「狐神」崇拜；明代則出現了「狐仙」的概念。另外還有「天狐」、「仙狐」、「靈狐」等景仰意味濃厚的稱呼，人類厭惡狐仙作惡的時候，則私下稱之為「狐魅」、「狐狸精」、「騷狐」，這樣的稱謂則帶有貶損之義。

《聊齋誌異》中有八十七篇、《閱微草堂筆記》一百七十一篇談狐的故事。兩部精彩的作品當中，狐仙故事素材都十分豐富，在文本中，作者對於能變形的狐有不同的稱呼：狐仙、狐狸精、狐妖、狐女、狐精，然而都能包括於本文的研究的主題中。因而在文中都以「狐仙」之名敘述。除了這些能夠幻化、變形的狐之外，也有以狐的原貌出現的形象，或是根本不見其身影，只聞其聲的狐。在進行分析的時候，研究者並不特別去區分這些稱呼，而將其視為同一個概念研究之。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一) 狐的形象是從生物面進到宗教面，之後再影響了文學上的表現。因此研究者試著尋找已有的論述專書，歸結狐仙在生物面、宗教面上的表現；整理狐仙形象和原型的流變。次外，針對《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所做的研究，大多是以成人文學的角度來做剖析，並且未見以「促狹狐」為對象的研究。因此研究者將從中析論出促狹狐的相關論述，與本文的研究對照。
- (二) 關於「童話」的定義與範圍，各家說法略有不同，本文的首要工作便是相關理論的研讀。釐清之後，加入個人的想法，以便分析促狹狐故事的童話性質。
- (三) 細讀《聊齋誌異》中二十三篇和《閱微草堂筆記》六十二篇「促狹狐」的原文，進行角色、文字、內容作初步的分析。再根據「促狹狐」的惡作劇原因以及惡作劇對人類影響的層面進行整理和分析。
- (四) 將分析後的狐仙形象與現代的狐仙書寫作對照比較，探討狐仙形象的轉變，並且提出狐仙故事發展的可能性。

第二章 穿梭時空尋狐蹤

狐，本身充滿神秘與想像空間的動物，人與狐交手的年代極為久遠，狐也進入人類生活的各項層面。牠的形象是藉著生物特質、宗教意義與文學形塑三者交互影響而建立的，要探求促狹狐的真面目，便需要抽絲剝繭，層層挖掘，才能窺其面貌。

第一節 狐的生物面與宗教面

狐仙信仰是中國綿延了千年的民間信仰，而故事裡的狐仙形象是中國獨有的魅力意象。狐何以在千萬種生物中獨得人們的另眼看待，成為千年來未曾退場的故事主角。這與狐生物上的特性，和宗教上的神秘面貌很大的關係。以下試著從狐的生物與宗教兩方面來探討狐的特殊性。

一、生物面

中國人對於狐狸的基本觀點，來自於對自然界中狐的觀察而來的。在生物學上狐和狸雖然同屬於哺乳綱、食肉目、犬科的夜行性動物，體態又極為相像，是近親動物，但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動物。然而，就是因為這兩種夜行性動物型態極為相似，生活習性上大同小異，所以名稱常常連著混用。後來則演變為狐狸一詞專指「狐」這樣動物。狐約在二百五十萬年前至一萬五千年前就出現，時間與人類祖先的出現時間差不多，長久以來與人類的關係密切。牠的體型瘦而似犬、四肢短、口嘴尖而長，最引人之處則是長而蓬鬆的尾巴。

狐是適應力、生命力都很強的動物，森林、草原、沙漠、高山都可見其身影，其忍饑耐寒的韌性超越一般動物，並且感覺靈敏，能施放狐臭，用以自衛。根據

李壽菊的整理，牠有幾種利於生存的特質：

- (一) 雜食性：狐雖為肉食性動物，喜愛吃雞，但卻從不擇食，野兔、田鼠都可為食物，有什麼就吃什麼，當無肉可食，也以植物作為食物。所食之雜，因而容易求生存活。
- (二) 善於獵食：狐獵食的手段並非強取豪奪式的，而是智取型的獵人。牠的手段多且巧妙。牠會模仿各種動物的叫聲、詐死，或是裝瘋賣傻，獨自表演，吸引小動物靠近，再趁機攫取。另外狐也會趁半夜潛進雞圈，叨走一兩隻雞當做食物，再將雞群全部咬死，因此常讓農夫怨恨不已。
- (三) 善於隱蔽：狐通常在黎明或落日後才出沒，築巢的地點更是謹慎，岩洞、樹洞、墓塚都是常見之處。另外當被敵人發現時，也會自亂足跡，或藉裝死來脫逃。
- (四) 多產：狐平時是獨居，但雌狐產下小狐後，雌雄會共同養育，直到小狐四個月大後便會要求小狐自立更生，在同居的期間內，狐會成為家族觀念很深的動物，老狐對於幼狐悉心照料，因此小狐在老狐面前是畢恭畢敬，不敢逾矩的¹⁶。

李劍國認為古人從獵狐的過程中了解到狐的四種習性：

- (一) 晝伏夜出：狐是夜行性動物，會挑選清晨或薄暮時獵食，以避人耳目，由此可見其警惕性、戒備心之重，因而在人們眼中帶有一種神秘感。
- (二) 狐性多疑：狐是多疑又謹慎的動物，會將多餘的食物埋起來儲藏，但又

¹⁶同注 6，頁 6-8。

會擔心其他野獸竊走，會回頭挖出來看還在不在。《顏氏家訓》也中提到：「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而冰，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由此特性，才發展出狐疑一詞。

(三) 機智多詐：狐的機智不但展現於獵食上，最突出的故事就是《戰國策》中「狐假虎威」的故事，狐的機智不但使他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同時也捉弄了老虎。狐的這個特點也成爲中外寓言和民間故事不斷描寫、發揮的題材。

(四) 狐死首丘：《禮記》、《九章》、《淮南子》中都記載了狐就算是狼狽而死，面首也會朝向狐穴，引伸有仁恩、不忘本之心。這也是人們認爲狐有靈性、近乎人情之處。¹⁷

對原始人類而言，狐肉可食；華美的皮毛可做爲貴族的身份象徵；行醫者亦將狐的各部位當作是入藥的材料，這些原因都使得狐長久以來被人類視爲獵捕的對象。而狐的狡詐多謀更是帶給狩獵者挑戰、鬥智的打獵樂趣。人和狐的長久交手，使人類從中更瞭解狐的習性。

天下百獸之中，除了猩猩、猿猴之外，僅有狐狸能學人行走，其靈性最與人相近。狐先天上的特質成爲牠被高度靈異化的出發點，不論牠被視爲瑞獸、神獸還是被當作妖獸、妖精。牠被賦予的神祕功能和種種人性、人情和過人的才智，都是從初始的靈性開始擴大和延伸的。因爲狐的靈性，使得人類在看待牠的時候爲牠披上一層神祕的外衣，再透過豐富的想像力，狐就不只是野生動物而已，而有了更深一層的文化、宗教意義。

¹⁷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10-3。

二、宗教面

上古的神話有一個關於禹娶塗山女的故事：

禹三十未娶，恐時之暮，失其製度。乃詞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¹⁸

這個神話中九尾白狐是塗山的靈獸，塗山人對九尾白狐的歌頌就是對塗山女的歌頌。這個神話反應的就是：「塗山氏是以狐為圖騰。¹⁹」這也意味著塗山氏自認為是狐的後代，才會有塗山女就是九尾白狐的神話出現。此時狐是原始氏族自我認同的圖騰象徵，身為部族的圖騰，狐便具有神聖性。《山海經》中說：「青丘國九尾狐稱太平則出而為瑞也。²⁰」沈約在《宋書·符瑞志》也說「……禹又有白狐九尾之瑞。²¹」可見得這時候的狐已經逐漸由單一部落的符號進一步成為封建國家的符瑞象徵，從《周書》記載貢物中的狐，以及青銅器上的狐刻，都可確定當時的狐被視為是吉祥物的一種。九尾狐既有象徵數字極大、尊貴的「九」，「尾」又是狐的重要部位，象徵著生殖能力，加上符命說為狐披上神聖與祥瑞的外衣，牠的出現就成了預測了邦國的興起和天下太平的重要徵兆。

但是狐象徵瑞兆的時間不常，到了秦代之後有了重大的轉變。自秦始皇採納

¹⁸趙曄，〈越王無余外傳〉，《吳越春秋》（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67-8。

¹⁹同注17，頁25。

²⁰郭璞，《山海經》（台北市：台灣商務，1983年），頁71。

²¹沈約，《宋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頁763。

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秦朝國館私藏《詩》、《書》等亦限期繳出燒燬後，凡有人敢談論《詩》、《書》則處死，以古非今者更處以滅族之刑。知識份子均不敢公開議論思想與政事，諸子百家思想的發展至此停頓不前，因此民間的巫祝文化便趁隙而起取代了原有多元發展的百家思想。這樣的情況在進入漢代之前，巫祝文化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空間與時間，進入漢代之後，方士又結合了巫祝、神仙、方術，強調陰陽五行與養生之術，巫祝思想形成了一股龐大的社會力量，進而影響人們的思想，自然現象不再單純是自然，而充滿了禍福的象徵、暗示，吉凶禍福皆要得到巫祝方士的認定，生活中的大小事也都受到方士的牽制與支配。形象狡猾敏捷的狐也成為了方士們占卜吉凶，判斷禍福的依據象徵，在此時狐從圖騰的符號成為了鬼魅的象徵。焦延壽的《易林》記載：「鳥飛狐鳴，國亂不寧。²²」、「老狐多態，行為蠱怪，為魅為妖，驚我王母，終無咎悔。²³」《易林》中諸多提及狐的卦語都與國家衰亡，鬼魅作態相關，所展現出來的都是凶卦，這也顯示了：狐從此時開始，已經由瑞符象徵降格為妖魅，狐的形象便充滿了妖魅之氣與邪惡作祟的作惡行為。

自狐妖進入廣大中國人民的生活後，在百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避崇信仰下，加上狐的形象充滿了神祕特質，狐的信仰就在民間迅速流佈，演變至後來甚至有建廟祭祀，高度崇敬的行為出現。張鷟《朝野僉載》曾云：「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²⁴」人人聞狐色變，甚至生活中查不出原因的怪誕事件，也都嫁禍給狐。人們既然無力解決狐魅的騷擾，便只好妥協屈服，祭祀狐神，以祈求杜絕妖

²²焦延壽，《焦氏易林》（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139。

²³同注22，頁213。

²⁴張鷟，《朝野僉載》（北京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頁1538。

邪。進入宋朝，狐神崇拜的範圍更盛唐朝，祭祀狐神已非在家中設壇，各地普遍建廟，凡遇天災人禍，百姓便向狐神祝禱，甚至官吏到任也需先謁見狐王廟。《宋史》裡明白的記載了：「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²⁵」

宋明時期，狐已從家戶的保護神轉為是鄉里的守護神。因為信仰的興盛也使狐的地位提高，狐似乎成為了一切神怪的主導。因而有「老禪猶點石，仙鬼只疑狐²⁶」之說。到了清代，由於滿人入關前所信奉薩滿教，本就崇信萬物有靈，所以任由中原的狐仙信仰發展，戲班子、妓院、商家、船家無不供奉狐仙，甚至後來官署也堂而皇之的建廟祀奉狐仙，還極為普遍。

民間信仰中，神與仙不分，皆為崇拜對象。但在神為神祇，居住於天庭，充滿了深不可測的神秘感，與人間世界是涇渭分明。但是透過修鍊而達成的「仙」卻具有跨越天、人兩界的性質，同時也與人世有緊密連帶的，與人比較親近。清代狐仙崇拜主要來自道教思想對民間的影響，採補術、修息內丹等觀念既然可讓人修煉得道，狐當然也可能依循此一管道成仙。如此一來，狐不但保留了本來奇幻、難以捉摸的特質，又多添加了一絲人間煙火氣息，似乎更充分映出人狐長久以來共生的生活寫照。

因此在清朝三百年期間，狐仙更深入人間，不但與人的關係密切，更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一份子，狐的異能神通也在此時發揮至極致，幾乎是無所不能，人類的生活大小事也無一不參與，所以狐不但能夠捉賊、治病，甚至還能夠禦敵守

²⁵ 脫脫，《宋史》（台北市：鼎文書局，1983年），頁9647。

²⁶ 楊維禎，《楊維禎詩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60。

城，頗有民族情操。由此可見狐仙信仰的歷久不衰，影響廣遠，觸及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也因為清朝狐仙信仰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文人創作源源不絕的題材，在如此有利的情況下，才造就了清朝兩部談狐的偉大著作《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的誕生。

時空轉至科技進步，並非野生狐狸生長地區的台灣，原先並無狐仙信仰的存在。但受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人士大量遷台的因素影響，狐仙信仰也跟著引入台灣，福州的商人、工匠在住宅或商家樓上設立祠堂，立上以「胡三太爺」、「裴師」之名的牌位祭拜，每逢年節生日，便會邀請同鄉好友前來舉香祝禱，加上華人有仙必拜的性格，狐仙信仰便在台灣地區也流佈開來了，在中國大陸流傳的狐仙故事也在台灣地區推展開，無形中更成為了一股推動狐仙信仰的助力，台灣民眾生活中雖不常與狐接觸，但也相信有狐仙的存在。近年來更有命理師炒作女星為了求桃花，增進異性緣而崇拜狐仙的新聞，命理師甚至言之鑿鑿的號稱是在陽明山草山行館附近靈修，意外與在此修練的狐仙感應結緣，還煞有其事的到山西將大仙靈位恭迎來台，正式接受信眾的供奉。根據黃東的觀察：「……其信眾多為年輕族群為主，尤其以從事特殊服務行業的女性居多，為其未來建廟厚植豐沛的資源。²⁷」除此之外亦有做生意買賣的商賈人家將狐仙視作是財神爺，虔誠信奉，相信能為己招財。狐仙信仰在現代所代表的意義已少了避祟的性質，主要強調的是增進異性緣與求財的功能。

此外在華人居住的地方不但有都有狐仙的傳說，還有狐仙廟、狐仙街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狐仙的信仰深刻的進入華人的心理和世界，狐仙的傳奇與故事也融入了華人的日常生活中，影響了思考模式與行為。

²⁷黃東〈狐仙信仰成功行銷〉，《道教月刊》（2006年第2期），頁46-7。

第二節 促狹狐的前世今生

在方士對狐仙精怪的指證歷歷，加上文人善記錄、重塑造的筆觸下，狐有了兩極的評價與形象。牠是善於蠱惑，使人迷惑失智，進而吸食人類精氣的邪惡淫狐；卻也是柔情似水，懂得報恩的靈狐。在這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狐仙形象中，夾藏著一種反應狐狸機智、狡猾生物本性的特殊形象--「促狹狐」，處於善惡極端光譜的中間，對於人類的施法作弄，就像動物世界中狐將大小型動物玩弄於股掌間般的翻版。

駭人聽聞的邪惡狐精使人發自內心感到恐懼，行善報恩的有情靈狐使人感到溫馨信任，這兩類的故事都加深、加廣了狐仙信仰的領土。促狹狐的故事對於狐仙信仰的傳播未必如同以上二類一樣深遠，但是其詼諧、有趣的人狐鬥智過程卻讓人們在完全的恐懼和盲目的崇拜中找到另一種觀看狐仙的角度，也讓平凡人類庸碌規律的生活帶來一絲的樂趣。因此，這類故事雖然數量不多，卻始終沒有被歷代文人所遺忘，歷朝歷代的狐仙故事中總能發現促狹狐那調皮、玩世不恭的蹤影。《太平廣記》搜羅了前朝許多佚失的狐仙故事，由這裡頭也可找到許多促狹狐曾有過的調皮事蹟。

當狐仙由山野森林踏入凡塵人間，不再有廣闊原野由牠奔馳，雞鴨等小動物也都成了人類圈禁的家禽，為求果腹溫飽，促狹狐便會利用人類崇拜狐仙的心理藉以騙食。另外，促狹狐亦相中了人們禮敬菩薩的虔誠心理，乾脆大刺刺的化作菩薩的相貌來戲弄愚民，騙取供奉。出於《廣異記》的〈僧服禮〉中的老狐就是利用人們敬佛的心理將太原的百姓和高僧服禮都騙得團團轉。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形底於天，久之漸小，才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

大者爲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於內學。歎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於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劫始壞。劫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彌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狐，幡花旒蓋，悉是塚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²⁸

化作彌勒佛的老狐舌燦蓮花，聲稱自己是佛的正身，利用自己能縮放身軀的狐術，讓全城百姓誠心禮拜，高僧服禮還煞有其事的解釋是世道衰微，佛法不彰，因此彌勒佛下凡說法，引領百姓重回正道。要不是老狐狸一時不察露出了破綻，恐怕還能在太原享受好一陣子的快活日子呢。

唐朝不但宗教風氣興盛，也是一個信仰多元的時代，因此佛教有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大幅發展。不但有許多學問僧還有傳教僧，使研究學問和向民眾傳教的風氣流行起來。除了一般百姓信佛虔誠，王公貴族間也瀰漫濃厚的信佛氣息。這讓促狹狐得以逮到機會進入宮廷大鬧一場，《廣異記》中便記載了連精明能幹的武則天都上當受騙的過程。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真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複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

²⁸ 李昉，《太平廣記》（台北市：台灣商務，1983年），頁316。

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
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不知所適。²⁹

狐的調皮實在大膽，不只是愚弄百姓，就連高高在上的一代女皇也玩弄於鼓掌之間，要不是經過得道高僧多番測試，還無法揭穿狐的騙局。以上兩則故事中的促狹狐有個相通的特點：雖然個性調皮又極盡欺騙之事，但只要一旦自己的惡作劇被揭穿了之後也自知理虧，便甘願服輸，乖乖的夾著尾巴逃去，彷彿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對，因此可以看得出來唐狐的特質是調皮而知分寸的。而人們對於狐的調皮伎倆也只能束手無策，自認倒楣，並不會繼續追殺報復。

狐仙故事到清代後發展成熟，不但將狐的本事提高到極致，也將狐所畏懼的事物一一詳列，擁有了弱點的狐性更加貼近人類。相較之下，在此之前的狐仙功力雖比不上清狐的強盛，但擁有更多自由，也更顯得不受人類規則拘束，因此連向來視為是狐的天敵的狗與道士都無法成為狐的對手，反倒還遭受到促狹狐的奚落和作弄。狐仙故事中有不少慘死於狗兒口中的可憐狐仙，不過《集異記》中確有不少功力深厚的狐仙號稱是天狐，不但毫不懼狗，還將人與狗耍弄得團團轉。〈王老〉裡頭被認為是狐仙剋星的狗不但群集向坐在墳冢上狐仙朝拜，猶如將狐視作主人；被派來驅狐的犬兒來到後也是伏而不動，不敢得罪狐仙。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失宋人

²⁹同注 28，頁 317。

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野狐犬。」³⁰

另外〈薛夔〉裡的促狹狐更是竭盡所能的欺負人與狗：

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夜則縱橫，逢人不忌。夔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為然。即詣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羈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才暝，復為乘跨，廣庭蹴踘，犬稍留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³¹

原本是驅狐之用的威風獵犬，真正遇到促狹狐之後卻是被當作是坐騎，奔馳整夜，人卻是無奈的使不上力，只能袖手旁觀，看著三隻狐狸騎著狗兒在院子裡擊球玩樂。累慘了倒楣的獵犬，人也不得不搬遷躲難去。

對於受到人驅使而前來的狗，狐仙將其視作手下來使喚、娛樂，對於存心想要驅使狐仙藉以得利的不肖分子又怎會輕饒呢？狐本就是在山林間無拘無束奔跑的動物，即使成了仙之後也依舊保有自我的性格，喜歡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對於人類妄想要征服駕馭自己的貪婪自大心態感到不恥，也不會讓人類的野心得逞。《朝野僉載》〈王義方〉便記載這麼一位功力半瓶子，野心和慾望又極度龐大的道士：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為業。時鄉人

³⁰同注 28，頁 336。

³¹同注 28，頁 352。

郭無為頗有法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卻被群狐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裂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³²

王義方明明初學法術道行不高，卻妄想招來狐仙爲己所役使，果真招來狐仙後卻沒有本事讓狐仙爲自己所差遣使用，不受控制又無端被召喚前來的野狐擲瓦攻擊、碎裂書本，讓王義方頭痛至極。沒有兩把刷子就想駕馭狐仙，狐仙除了毫不客氣給予捉弄，也大聲奚落嘲笑，終於將王義方騷擾致死，雖然看來報復的手段過重，不過換個角度思考，這也只能說是王義方咎由自取。

大體而言，促狹狐的騷擾行爲僅止於戲弄人類，從中得取些許小利，讓自己得以溫飽，因此不過就是騷擾人家、騙取酒食，並無心取人的性命，但在玩笑開過了頭的狀況下，無意間也會鬧出了人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野僉載》中的〈張簡〉：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异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适煮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鬼魅适向舍后。」簡遂持棒。見真妹從廁上出來，遂擊之。妹號叫曰：「是爾。」簡不信，因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為野狐而走。³³

故事中的促狹狐一會兒化作張簡，一會兒又化成了妹妹的模樣，變身之術十

³²同注 28，頁 318。

³³同注 28，頁 316。

分高超厲害，不論化作誰的模樣都能維妙維肖，使得親如手足的兄妹都無法分辨真偽。故事中不見狐與人之間有何前仇恩怨，狐也並非存心要取人性命，只是促狹狐太過逞強，急於展現自己高超的變形之能力，玩笑開得過火，才終於釀成了悲劇。這樣的例子十分少見，是促狹狐故事中難得見到鬧出人命的例子。

促狹狐的諸多行徑雖然調皮，於人來說甚至算得上可惡，不過實際上卻沒有大奸大惡，對人類的騷擾行為，通常是出於求取自身的生存，或是起因於人們無理的對待所致。雖然利用了障眼法戲弄人類，作祟手段尚稱平和，並非是吸人魂魄、啃人體膚的凶鬼惡煞。這和狐的自然生態大有關聯，狐本來就僅只是中型野獸，不如兇殘的豺狼虎豹那樣充滿了攻擊性與掠奪性，只能藉由自身的智慧與機智求取生存，因此狐作弄的目的只希望能為自己謀求些許的生存空間，大體而言是無意取人類的性命，也無心破壞人類社會的平和現狀。

第三節 《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

狐仙故事發展至清代已是最為鼎盛的年代，所有狐仙的類型都在此得到紓發的空間，在仕人埋首與百姓口談共同交雜影響下造就的龐大創作體系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蒲、紀二氏的作品風格迥異，著書的背景與立意也大不相同，但卻各自引領風潮。兩人的作品不但促進了清代書寫狐的風氣，更開創了狐仙故事的新格局，李壽菊便說到：「由於蒲氏的《聊齋誌異》，與紀氏的《閱微草堂筆記》深受清人喜歡，摹仿之作如魚鯽過江，氾氾不可數……」³⁴」足以見得兩人各有特色的作品影響極大，至今猶然不墜。

以下便從作者的創作背景、作品特色，針對《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兩部作品分敘之，並比較兩部作品的異同：

一、蒲松齡與《聊齋誌異》

蒲松齡字留仙，山東淄川人。生於一個清貧的書香世家。蒲松齡才氣資質頗高，在十九歲那年應試，縣試、府試、道試都是第一名，受到山東學政施閏章的賞識，文名大譟。但這也是他一生中唯有一次的光榮時刻，此後就一再落第，未曾榜上有名。窮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對科舉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同時，生活的貧困，更使他直接感受到封建剝削的壓力，因而更能體會民間疾苦。

蒲松齡一生中接觸和交遊的人物非常廣泛。因他是秀才出身加上曾經擔任遊

³⁴同注 6，頁 171。

幕、坐館，讓他接觸了許多的統治階級人物；農村的生活和家境的貧困又使他與下層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繫。所以，上自官僚縉紳，舉子名士，下至農夫村婦，婢妾娼妓，以及惡棍無賴，賭徒酒鬼，僧道術士等的生活遭遇、精神想法，蒲松齡無不具有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瞭解。郭玉雯便認為「蒲氏並不是傳統宦途上的士子，也不是村夫平民，而世界於兩者之間的游移份子，所以他的思想型態也是介於兩者之間。³⁵」蒲松齡豐富的生活閱歷展現在《聊齋誌異》中對人性的深刻剖析，和溫暖深厚的人情味，故事中的主題意識也更貼近於下層人民的心理狀態。

蒲松齡在《聊齋自誌》中自言道：「才非甘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³⁶」淄川一地民間迷信色彩濃厚，生長於斯的蒲松齡深受影響，加上科舉的不順利，使蒲松齡傾心於神怪鬼魅之事，有意識地加以蒐集，四方友人若有所得，輒轉而寄之。因而《聊齋誌異》的故事有濃厚的民間基礎，古代的民間傳說、各地的奇聞異事都是蒲松齡的重要資料。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言《聊齋誌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³⁷」此書兼有兩種不同的風格，既有志怪的簡潔敘述，也有傳奇式的華麗鋪陳，書中型塑出各具風味姿態的異類人物，也將情境渲染的更加深入，結構也更形完整。魯迅評此書「獨詳盡之外，是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³⁸」除此蒲松齡更有意的將故事當作

³⁵郭玉雯，《聊齋誌異的幻夢世界》（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12。

³⁶蒲松齡，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三會本》（台北市：里仁書局，1991年），頁1-2。

³⁷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市：里仁書局，2000年），頁188。

³⁸同注37。

史料來處理，不但地名、人名、時間詳細交代，不時夾用典故外，故事後的「異史氏曰」顯然的在模仿司馬遷所寫的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蒲松齡以此來抒發遣懷。蒲松齡之所以大量的採用鬼狐作為故事主角，是爲了避免清初時期嚴酷的文字控制，也藉此自由的表現出他理想的生活型態，十足表現出蒲松齡在不如意的現實生活下所夢想的理想國度，有著十分明確的主題和鮮明的傾向。

《聊齋誌異》起初引人注目的是它奇幻、突破現實的情節和精彩動人的故事，除此之外，蒲松齡對於人情世事更是有他獨到的見解角度，並且議論醇正，準情酌理。作品中反映了當下的現實生活困境，也提出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不但揭露了封建統治下的黑暗角落，也抨擊了行之多年，逐漸腐朽的科舉制度，更力大的傳揚出反抗死板禮教束縛的思想。蒲松齡雖不似名儒講學、老僧談禪那般苦口婆心，將道理全掛在口中，卻是用心的將所欲傳達之理包藏於故事當中，使讀者在無形中吸收內化。

二、紀昀與《閱微草堂筆記》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直隸河間(今河北省獻縣)人。年少穎異，有「神童」之稱。紀昀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是舉人、兄長是進士，家境富裕。紀昀自謂「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³⁹」，可見其學問根柢，得自家庭。紀昀從十七歲開始童子試合格後，在科舉制度中可算是常勝軍。三十一歲以庶吉士的身分進入翰林院之後，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雖然表面上看來是乾隆、嘉慶的兩朝寵臣，但其實也曾遭貶至烏魯木齊，編纂《四庫全書》期間，亦常因出差錯而罰俸記過。僅乾隆四十五年冬，就一連被記過三次。

³⁹ 記昀，《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51。

紀昀畢生仕途顯達，但在君主的疑忌下戰戰兢兢，雖位居高位，卻未曾掌握實權。豐富的仕途經歷，使他養成了練達人情，圓滑謹慎的處世原則，因此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凡遇指斥時弊之際，每每託言鬼狐；並處處流露出寬容而睿智的人生見解。鄧代芬認為：「……但對於和珅之貪汙亂政致吏治腐敗、民生日艱的現實又憂心忡忡卻不敢直言。在這種情境與心態下，筆記小說心之所至，隨手記錄的特性，對景薄桑榆，精神日減、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的紀昀，寫作《閱微草堂筆記》是很自然之事。⁴⁰」

《閱微草堂筆記》全書共二十四卷。其中將近一千條是具有故事性。而這些故事大多是作者自身經歷、見聞，以及從家族、親戚家中僕婢處或是朋友相告，間接搜集到的。書中的內容有軼事掌故、典章名物、鬼狐精怪、醫卜星相，包羅萬象。而最多的是鬼神靈怪、狐魅花妖。本書既是紀曉嵐十年累積的結晶，不但是紀曉嵐晚年心靈世界的反映，也從中顯現清代中期紛繁複雜的文化風貌。賴芳伶也在《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分析指出：《閱微》一書的題材以鬼神和狐仙為大宗的原因在於「紀昀建設了一個寓言世界，必須以它們象徵和隱喻的意義來傳達他所要宣露的思想。⁴¹」而宣露的主體之一便是倫理道德的確認與佛教的輪迴、因果等觀念。

紀昀在《四庫全書》小說家類的《提要》中明白宣示「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三者，才是小說的價值所在，因此紀昀認為的小說是寫實重於雕飾的，亦頗注重考證。因此《閱微草堂筆記》的每則故事皆是文字簡鍊，質樸無華，力求

⁴⁰鄧代芬，《閱微草堂筆記的陰間界域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2005年），頁48。

⁴¹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台北市：臺大文學院，1982年），頁99。

雍容大雅。魯迅認為是「立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尚質黜華，追蹤晉宋。⁴²」

紀昀雖在《灤陽消夏錄·序》謙稱筆記之作是為消遣歲月、無關於著述，但其實他有著傳統儒家對於世道的殷切關懷，因而藉由《閱微草堂筆記》嘲諷人性的虛偽，建構道德倫常的標準。魯迅評之曰：「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鬼狐以抒己見。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⁴³」。

三、《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的異同比較

《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分別是蒲松齡與紀昀集畢生之力的作品，也代表了中國古代的兩種小說觀。《聊齋誌異》是用唐傳奇式的筆法來書寫，藉著狐鬼仙妖抒發作者自身的憤慨之情，文采婉麗動人；紀昀所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卻是有著晉宋筆記小說般的簡淡平實，透露出作者本身的價值觀與思想理念。這二書由於作者的背景和立意大不相同，風格趣味迥異，各有不同的擁護與模仿者，喜歡《聊齋誌異》者認為此書的人物刻化生動、情境逼真，立意奇特遠勝過《閱微草堂筆記》的刻板說教。但若以文字之簡潔質樸而風趣雋永、敘述之生動自然、議論的逸趣橫生，則是《聊齋》所不及。張愛玲便認為同樣寫鬼說狐，多次閱讀後便覺得《聊齋誌異》比較纖巧單薄，記錄見聞的《閱微草堂筆記》卻能看出許多好處來。這是因為紀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顯宦，自然沒有《聊齋》的社會意識，有時候有意無意輕描淡寫兩句，卻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得異代的讀者感到震動。⁴⁴

⁴²同注 37，頁 192。

⁴³同注 37，頁 193。

⁴⁴張愛玲，《張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1 年），頁 156。

科舉失意的蒲松齡，承襲了唐傳奇小說的筆法，呈現自由虛幻、浪漫想像的風格；而歷經官場起伏，達於仕途的紀昀以六朝志怪的敘述法為筆調，主張尚質黜華、重道崇實的小說觀。這兩部作品，雖然風格和精神都不相同，但是都對社會民情有極大的同情與關懷，形塑狐仙角色的成就也最為突出。雖然兩書的表現方法迥異，但是精神意旨卻是相通的，司馬中原便認為：「蒲松齡的『人神一體、陰陽一理』觀，和紀曉嵐的『氣機交感說』，其實都是一個『一』字，他們尊重有情世界所有的生命，從其中衡情酌理，煥發出超卓的靈思……。」⁴⁵在塑造狐仙形象的用心上，兩人皆透過狐仙來向世人宣告禍福相因的結果，也有意傳達自己的悲憤之心。李壽菊便認為：「一個是以狐為明鏡，讓人從狐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缺陋，把異類寫得太好，使人自嘆不如；一個是把狐被塑造成明理識人者，常以聖賢的姿態來訓誨人，使人羞愧難當。」⁴⁶總說起來，兩者不論在手法或用心上各有獨樹一格之處，都是塑狐的高手，因此我們可說這兩本書在文學上的價值和影響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⁴⁵ 司馬中原，《蒲松齡及他的聊齋》（台北市：楷達文化，1999年），頁127-8。

⁴⁶ 同注6，頁187。

第四節 狐仙故事的童話性質

一般人一提到狐仙，就會聯想到這是中國志怪小說中特有的角色。但其實細究狐仙故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許多童話的元素，以下試著從童話的幾個向度來看狐仙故事：

一、童話的定義

我們常提到的「童話」，是由英文「fairy tales」所翻譯過來的。若逐字拆解，「fairy」是神仙，「tales」是故事，若直翻就是「神仙故事」。根據李慕如的整理：「fairy」一詞是藉用於法文「fe'e」，指的是超自然生物。而此字的字源是拉丁字「fatave」，本義是：施行魔法。而施行魔法的人包括了仙子、女巫、會法力的智者。若根據德文「Das Marchen」的解釋，這個神奇而非真實的人物是妖魔、巨人、會說話的動物。⁴⁷

由此可以看出，各國童話中的主角端賴各地的不同的風俗民情，以及當地民間傳說中有的角色而發展出來的。在西方的童話有小精靈、小矮人、仙子和巫婆的出現，而中國因為認為事事萬物都有靈的，因此才能夠發展出各式各樣的仙妖鬼怪，數量之多，世上難以找到其他民族可以相比。

張劍鳴曾翻譯美國兒童讀物研究專家狄奧雷（Ollie Depew）的著作「兒童文學」，其中談及「童話」的定義：

童話所呈現的是一個具有傳奇性和完美性的「幻想世界」。在這個世

⁴⁷ 李慕如，《兒童文學綜論》（高雄市：復文圖書，1998年），頁180。

界裡沒有明確的時限，故事的開端多半是『從前的時候』；也沒有明確的地點，故事的開端可以是『從前有一個小國』。它是一個不合邏輯（Illogical）的世界，例如仙子、法師、小精靈，和可以把人變成野獸，使人長眠... 野獸會用人的語言說話等。它也是一個不真實（Unreal）的世界，因為任何困難的問題都可以用魔法解決...其結尾總是圓滿的。⁴⁸

在童話當中的一切是不受到現實世界的規範與限制的，不但物我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這個世界中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為人，時空也沒有明確界定，再加上誇張的人物塑造形象，便形塑出一個充滿想像的世界。

張美妮認為：「童話是供少年兒童閱讀的幻想性敘事文學，具備人物、事件、環境三要素。⁴⁹」在人物方面，《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故事的主角有人、有仙、有精怪，不但反差極大，在性格與行為上的陳述上也都極度誇張的渲染；此外，故事中經常出現的神奇寶物和玄妙的法術，故事的進行也充滿了怪誕與誇張的氣氛，都為故事增添神秘的色彩；故事裡場景往往穿越了天上、人間與地下三界，讓讀者能隨著情節的推展優游於超現實的世界。

就如韋葦對於童話的界說：「童話是以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存在的荒誕性與真實性和諧統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別容易被兒童接受的、具有歷史和人類共享的文學樣式之一。⁵⁰」《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能夠帶領兒童跨越熟悉而固定的現實世界，遊歷另一個詭異陌生的想像世界，滿足了兒童喜歡幻想、遊戲的、

⁴⁸ 張劍鳴，〈童話的涵義〉，《童話研究專輯》（小學生雜誌畫刊社，1966年），頁73。

⁴⁹ 張美妮主編，《童話辭典》（哈爾濱市：黑龍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9年），頁1。

⁵⁰ 韋葦，《世界兒童史》（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1995年），頁21。

特色，這樣超越了正常世界的所有規則，從中產生的驚奇誇張，也正是《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之所以能為讀者帶來高度驚奇與令人著迷之處

二、童話的範圍

在古早的日常生活中，大人們對著孩子們講「古」，這些古老的故事裡充滿了奇特幻想的特質，就是生動的民間童話，在古典的文學當中也有許多兒童文學的珍貴素材，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文學中不伐許多帶著童話色彩的題材，紛紛將典籍裡的故事歸於「古典童話」的類別裡。

洪汛濤在《童話學》一書中將童話的範圍分成古典童話、民間童話和創作童話三種。提及：「第一部分，是古典童話，應包括在我國歷代文學當中，有符合童話特徵的，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其中，有一些雖已被稱做神話、傳奇、小說、說部、寓言、筆記、掌故，或別的什麼，但這些作品，也可稱做童話，收入童話的範圍。⁵¹」

雖然許多中國文學當中的故事都具有高度的幻想成分，看來與童話有相通之處，但若全盤的將所有的文學體裁都列入童話的範疇之內，全部冠上「童話」之名，不免太過偏頗且不合宜。

在陳正治的分類中也分作古代童話與現代童話。而古代童話又可以分成兩類：根據流傳在民間口頭上的童話而蒐集、整理、改寫出來的，叫做「民間童話」或「傳承童話」；根據古代典籍中的童話材料而整理、改寫的，叫做「古典童話」。⁵²陳正治將古代典籍中的故事視做是童話的材料，需要經過處理，強化當中童話的特質，才能稱做是「古典童話」。

⁵¹洪汛濤，《童話學》（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頁41-3。

⁵²陳正治，《童話寫作研究》（臺北市：五南，1990年）。頁315。

林文寶對於「古典童話」的界定又更為清楚。他在《兒童文學》裡提到中國的童話的起源很早，至少是和神話或是傳說同時產生的，另外更進一步的將童話的發展區分為古代童話和現代童話兩個階段，並且認為：

原始的童話，有的存留在古籍裡，有的存留在民間口頭上。根據古典籍中的童話材料而整理、改寫得，有的叫它做『古典童話』；根據流傳在民間口頭上的童話而蒐集、整理、改寫出來的，有的叫它做『民間童話』或『傳承童話』。古典童話、民間童話的故事來源雖然不同，但是實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編者得到這些材料後，大多根據兒童心理及觀點，重新加以估量、構思，再寫出來，為了簡便稱呼，我們把它合稱為『古代童話』。⁵³

由以上三位學者的定義來看，《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都是屬於古典童話裡的豐富素材，裡頭時常可以見到純真想像的情節，抒發遣懷的特性，是人們冬日向陽、夏夜納涼之時津津樂道的故事題材。兩書裡高度的想像力與豐富的故事內涵是現代童話撰寫時值得參考的題材。

三、童話的特質

張美妮認為：「童話是具有幻想性、現實性、假定性、情感性、正義性、民族性。⁵⁴」因此常有人將童話比喻成是在天上飛行的鳥兒，而幻想就是鳥的翅膀。可見幻想就是童話當中最重要元素，沒有翅膀的鳥兒怎麼飛得起來；缺少了幻想元素的童話當然也就不成童話了，因此幻想可以說是童話的根源。林文寶更是在

⁵³ 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尚志合著，《兒童文學》（臺北市：五南，2002年）。頁315。

⁵⁴ 同注49。

〈可圈可點的胡說八道，入情入理的荒誕無稽—釋童話〉一文中直言：「想像（或幻想）正是童話的特質。⁵⁵」

然而童話中的幻想並非是胡思亂想，也不是瞎想、空想，童話中的幻想來自於生活，並且能夠表現真實現況、反映現實社會問題。張美妮就認為：「童話通過幻想塑造形象，不是直接地而是曲折地表現生活，反映生活，創造出虛構的幻想世界。⁵⁶」

童話中常常反映許多當時的社會現狀和理想的縮影，也有許多的諷刺。〈國王的新衣〉諷刺了成人世界虛假的那面；〈夜鶯〉揭露統治階級的愚蠢、無知；十九世紀婦女的主要死因是分娩，也解釋了西方童話故事中總是缺席的母親；總是扮演反角的繼母，也反映了農業生活迫使男人在原配逝世之後，必須再找個能照顧孩子、料理家事的繼室。如此看來，童話故事的內容是如此接近當時的生活情景，也可以看作是某種史料。

不只是西方的童話有這樣的特質存在，我們同樣可以在蒲松齡和紀昀筆下的狐仙故事中找到這樣反映現實、諷刺時事的用意。許多狐仙故事表面看來都是在說狐，但其實都是藉狐說人、藉狐諷人，不但常讓人感嘆人不如狐，也藉由故事當中尋得當時的社會現況。因此我們可以從紀、蒲二人的記載中看到許多當時社會流行的風氣、道德倫常標準、以及頒獄制度的現況。這三方面都反映出當時的思潮和社會觀，也展露出那個我們未曾經歷過的世界。〈雲翠仙〉裡梁有才無錢花用時，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賣婢換錢，甚至將妻子賣人做妾；〈嫦娥〉中男主人一時失手打死奴婢也不用負責，只需拿錢打發奴婢家屬即可，這些情節的描述都讓我

⁵⁵ 林文寶，〈可圈可點的胡說八道，入情入理的荒誕無稽—釋童話〉，《認識童話》（台北市：天衛文化，1998年）頁21。

⁵⁶ 同注49。

們看到當時奴僕是毫無人身自由可言的，而女子的地位也十分低下。而〈盜戶〉中那被「符捉入瓶」的妖狐在瓶中大喊：「我盜戶也！」不就是在嘲笑縣官判案偏袒被招安的「盜戶」之怪現象。

「『弄虛作假』，在一般的生活中，是一個貶義詞。但在童話中，卻不是。因為童話就是一種弄『虛』作『假』的文學，『弄』『虛』作假得愈高明愈好。⁵⁷」由此可以看出利用假的來反映真的，便是一種高明的手段。充滿幻想意境卻又能反映真實生活才是童話的特質。我們不但能夠在《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裡找到天馬行空的想像空間，也能夠從中尋得現實生活中的投影，十足的符合了童話幻想的特質。



⁵⁷同注 51，頁 145。

第三章 促狹狐的惡作劇原因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到：「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異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為遇狐為常亦可。⁵⁸」狐雖然屬於妖境，卻又和人間如此的相近，與人類的接觸也多，不論是為友還是為敵，都有許多精采絕倫的對手過招。在《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當中，便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調皮狐狸，不但男女老少皆有，對人類所使出的捉弄手段也大不相同。這些調皮搗蛋的促狹狐，極少無端，毫無理由的去騷擾人類，在這些淘氣捉弄人的行徑的背後，可以挖掘出不同的原因，一如李劍國所言：「狐在『人物之間』、『仙妖之間』，當然也具有作祟的妖性。但清人寧可相信狐的人性、仙性大於妖性，如果說作祟的話，也是作祟有故、作祟有道、作祟有度的。⁵⁹」以下便試著由來「報復之行」、「懲惡之舉」、「濟弱解困之善」以及「戲謔之弄」等四大類分別論述：

第一節 報復之行

《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的促狹狐捉弄人類的原因中，所佔的最大宗就是報復之行。《聊齋誌異》有九則，《閱微草堂筆記》有二十七則，共計有三十六則。在這類型的故事中，促狹狐並不會主動去擾人，多半都是先遭受人類不同程度的攻擊和不敬，才會略施薄懲，給予人類不同程度的教訓，藉以消除心頭之恨。而人類對於促狹狐的不當行為主要分為「出言不遜」、「仗勢欺狐」和「薄情負心」三種類型：

⁵⁸ 〈學究與狐友〉，《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76。

⁵⁹ 同注17，頁265。

一、出言不遜：

俗言道：酒能壯膽。三杯黃湯下肚之後，人往往就有了莫名的勇氣。平時一般鄉野百姓居於對於狐仙的敬畏與害怕，是不敢直呼其名，更遑論是斥罵狐仙為妖。但是在卻有可能在醉後借酒裝瘋的飭罵狐狸。〈劉炫墓〉和〈狐之報〉中的陳雙和佃農，明知道所在的地方是個狐穴，也不管旁人的提醒警告，衝著狐穴罵「妖獸」，這樣的勇氣都是來自於酒精在肚裡翻滾的作用。

傳說中狐除了畏懼會使符的僧道外，也怕有德之人。因此相較於農人樵夫只要有個風吹草動，人們就疑神疑鬼，將事歸諸是狐仙作祟。擁有知識份子驕傲的書生或官員就顯得比較自命不凡。像是〈秘戲圖〉中，老學究在佛殿呵責狐之後，連著幾日都沒發生什麼事，學究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有德，所以狐仙不敢對有德之人無禮。就在心情放鬆，德意自傲之時，「一日，東翁過談，躬揖之際，呼袖中一卷墜地。取視，乃密戲圖也。東翁默然而去。次日，生徒不至矣。⁶⁰」

原本狐久居於寺廟，長久以來與人相安無事，學究借廂房授徒，卻無端以言語招惹狐仙、激怒狐仙，於是狐仙藉著讓他在東家面前出醜，失去學生，而不得不離開僧寺。

〈胡大姑〉故事一開頭是岳於九家遭到狐祟，布帛器具都被拋到鄰牆上，家人不堪其苦，開口咒罵，岳於九怕狐仙聽到遭到報復，連忙制止，但卻已來不及了，不但狐祟更為嚴重，一日岳氏夫婦起床，連衣服都給拿走了。夫婦兩只得光著身子向空懺悔祝禱，最後還主動向狐仙示好，請求結為乾姊弟，才免於遭受不

⁶⁰ 〈秘戲圖〉，《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9。

斷的惡作劇。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人主動去招惹狐，或是受不了狐的騷擾脫口而出的辱罵，總是少不了招到狐仙給予的報復。

除了指著狐仙鼻子直接叫罵的人之外，也有一類愛說大話，誇說自我毫不懼狐的人也同樣遭受到促狹狐的惡作劇。相對於其他得到國家認同，予以「賜額」、「封號」，並且能夠建廟祭祀的神仙，狐仙長久以來都是淫祀，並非正統的神祇信仰，顯得神格較為低微，也因而特別忌諱名稱，所以李壽菊便認為：「狐仙信仰的禁忌，中主要是諱名。⁶¹」除此之外更是忌說大話，如果人說了「狐仙有什麼了不起！」這類的話語，那麼狐仙馬上就會施展法力，讓這些說大話的人開開眼界。清朝狐仙諱名的情形更嚴重。甚至有人一說「狐」字，馬上被挨了一記耳刮子，留下五爪痕；若是直呼狐精，那狐仙便要拋磚投人以示警告。甚至不小心拿了狐物也會遭來狐祟，這樣的故事在民間不勝枚舉。所以一般民眾爲了不冒犯這些仙家，莫不是戰戰兢兢，深怕一個不小心在口頭上得罪了狐仙。

《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促狹狐雖不至於一聽人類道狐稱妖便馬上教訓，但〈蓮香〉、〈狐戲二生〉和〈兄妹二狐〉裡的男主角卻都是因爲大話說自己不怕狐魅而受到惡作劇。當這幾位自誇不畏懼鬼狐的的大丈夫在朗朗晴空下大放厥詞：「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開門納之⁶²」、「是魅耶，吾與爾角力；是女魅耶，爾與吾薦枕。勿瑟縮不出也。⁶³」說話當時的確是豪氣萬千，當促狹狐夜半時分現身時，男主角也毫不相讓的仗劍欲擊，不過卻都遭到狐仙以計捉弄，敗下陣來。等到事過境遷之後，大言不慚者便豪氣盡失，再也不敢大話說自己不懼狐了。

⁶¹同注6，頁84。

⁶²〈蓮香〉，《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94。

⁶³〈兄妹二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19。

二、仗勢欺狐

宇宙萬物只要有神，不論有形無形，不管神格的高貴與低下，人們自然就會去崇奉。一但信仰了、崇拜了，其地位就必然是高於自己。縱使狐早就是人類心中畏懼崇敬的信仰對象，但是在不少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眼中，不過只是中小型的動物而已，何以能夠得到萬民的供奉信仰，因而不乏有仗勢著高大身軀與鋒利武器攻擊來攻擊狐的人類。而受到驚嚇與攻擊的促狹狐是怎麼也不甘善了，絕對使出生物的本能予以反擊。

〈輕挑農家子〉是則不到百字的小故事，卻將狐受到攻擊後的反應以及調皮的反擊，敘述得十分有趣：

一人見狐睡樹下，以片瓦擲之。不中，瓦碎有聲，狐驚躍去。甫歸入門，突見其婦縊樹上，大駭呼救。其婦狂奔而出，樹上縊者已不見。但聞檐際大笑曰：『亦還汝一驚。』此亦足為挑達者戒之。⁶⁴

睡覺的時候是身心最為放鬆和沒有防備的時候，一但在睡夢中被攻擊免不了受到極大的驚嚇。故事中的狐仙被嚇醒時，做出了生物的本能反應：狼狽逃離。但是一當鎮定下來之後也馬上就還以顏色，讓嚇人者也嚐嚐受到驚嚇的滋味。另外〈此狐不俗〉以瓦丟擲賞花女狐的人，和〈野狐戲人〉中以磚丟狐的人也都逃不過反遭促狹狐惡作劇的後果。

人類除了出於惡作劇心態捉弄狐之外，有更多的攻擊行為是源自於狐本身的價值。雖然古代製裘的皮料很多，有羊、虎、豹、鹿，但是都不及狐裘來的名貴。

⁶⁴ 〈輕挑農家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93。

狐皮不但質輕又暖，加上皮色華美，看來貴氣。自古以來一直都是貴重服飾。戰國時代的孟嘗君被囚禁在秦國作人質時，就是靠一件天下無雙、值千金的狐白裘賄賂了秦昭王的寵姬，才得以安全的逃回齊國。可見狐裘之貴重，價值之高。除此之外，狐從裡到外的各部位都可以入藥。根據《本草綱目》的記載：「狐目，治破傷風，神效無比；狐鼻，主治狐魅病；四足，主治痔漏下血；狐皮，主治辟邪魅；狐肉羹，治驚癲恍惚言語錯謬，歌笑無度。⁶⁵」另外，狐心有鎮靜利尿的功能，可治癲狂、心悸、失眠；狐肉能夠補虛勞、治瘡疥。可見得狐的利用之處頗多，以經濟價值的角度考量，狐自然成為獵人眼中的珍貴獵物。

〈二少年夜覓狐跡〉、〈補狐為業者〉、〈東光燠狐者〉、〈黑影撲人〉故事中人補狐的方法千奇百怪，無所不用，獵人都是將狐視為高價的寶物，用以生財，只不過狐仙怎麼甘心坐以待斃，束手就擒。因此其中有些人連狐影都沒有看到，就先被促狹狐給小小的修理一番。另外長期成為獵捕對象的狐狸們，也會適時的給予專門以補狐為業的獵人一些反擊，反過來「圍繞叢薄，猙獰嗥叫，其呼補此惡人，煮以作脯。⁶⁶」讓人類也嚐一嚐被追捕的狼狽和恐懼。因此至今鄉間仍然相信長期獵狐捉鼬者，是會負下狐命債，自身或兒孫總是有人會招到狐的報復。這樣的想法也在《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狐仙故事當中得到驗證。

狐是穴居的動物，可能在野外或近人居的地方築洞棲身，也常以陰森的古墓為居。隨著狐仙信仰和崇拜的普遍化，從明代開始出現了家狐的概念，當時便有言：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狐不但進入人類住宅，更有如家中一份子，堂堂住下，以此當做自宅。

⁶⁵ 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南市：西北出版社，2003年），1573頁。

⁶⁶ 〈東光燠狐者〉，《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14。

當蒲松齡與紀昀在書寫狐仙故事的同時，已將社會中既有的觀念想法融入其中，即便是狐，也彷彿通曉人性，接受人的思想與處事態度，因此中國人安土重遷的觀念也同樣在狐的身上看到，不論狐選擇什麼的空間，一但定居下來，便不會輕易搬遷，也會盡力保衛生存的空間。只是不信狐者和調皮的兒童並不像一般大眾即使受了狐仙的作弄，只敢忍氣吞聲，他們經常是反過來剷除住在家裡或鄰近的狐窩，毫不在意可能遭到狐仙的報復。〈狐宅〉中的李學士遷入新居整修房子，明知閣樓是狐仙所居住的地方，卻一點也不猶豫的將閣樓給拆毀了，如此一來便使得狐仙無處可居。最後房子落成時，卻突然招到祝融之災。神奇的是，鄰近的屋子建築無一受到波及，僅有李學士的屋子完全燒毀，眾人便都認為這是促狹狐對李學士的作弄所致。

此外住於家宅中的狐有著極重的地域觀念，雖然和人同住一處，卻不歡迎人類的靠近，一但有人入侵或靠近狐的生活空間，便常常會遭到戲弄，以示警告。〈鬼書紅東〉記載：

張完質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入之次日，書室筆硯皆開動，又失紅東一方。紛紜詢問間，忽一錢錚然落几上，若償紅東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紅東，粘宅後空屋。完質往視，則楷書「內室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質曰：「此狐狡猾。」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遷去。⁶⁷

從故事中可以看出，除了直接的攻擊示警外，促狹狐也會用點小伎倆，造成人類心理上的恐懼，使其能夠知難而退，主動讓出住宅，也避免了正面的衝突發生。

⁶⁷ 〈鬼書紅東〉，《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45。

狐本就是群居的生物，在促狹狐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們有強烈的地域觀念，會保衛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因此他們不但表現出具備了團結、對抗外部強力的鬥志和戰鬥力，並且也努力爭取自己的生存權益和合理的慾望，面對事關生存的問題時，他們會不屈不撓，堅持的抗爭，爲了保衛自我生存空間和求自保而和人類鬥智。

三、薄情負心

在狐與人類交往的故事中，流傳著不少美麗浪漫的愛情，人狐相戀的故事情節深植人心，甚至也影響了許多現代小說及童話故事的創作。不論古今時空，也不論哪一種類型的人狐相戀，都有個最大的特點：女狐往往是感情世界裡的主動者，她們主動接近欣賞的異性，打破人類女性被動的姿態，只要有欣賞的異性，就敢於無媒自嫁。宋記遠便說：「無論是結合還是離異，女性在這個問題上都非常果斷。男女雙方只要兩情相悅，就可以身相許；如果感情破裂，那就各奔東西。⁶⁸」因此中國古代婦女傳統觀念中的三從四德，和終日惶惶不安等待丈夫出妻的宿命，完全不在狐仙的行事準則中，當男子欣喜於苦悶之中能有美人溫柔相伴之時，女狐也同時享受於兩情相悅的甜蜜戀愛。當兩情繾綣之時，她們竭盡心思，全心全意相助，也從來不求名分與回報；但是當傾心對待的對象一夕變心時，她們絕不像傳統婦女處於被動的地位，不會含淚委曲求全，也不會自認倒楣的默默離去，而是理直氣壯的爲自己討回公道。她們不像人間女子那樣的被世俗婚嫁的禮儀和手續給綑綁住，也不會將死板板的道德和難以變通的規範放在眼中，因此結婚與離婚都不像一般女子那樣充滿了許多顧忌與猶豫，而是想做就做，一切都依憑著

⁶⁸ 宋記遠《翫·聊齋》（板橋市：咖啡田出版社，2006年），頁69。

自己的心意而定。

在〈武孝廉〉、〈雲翠仙〉、〈醜狐〉這幾個人狐相戀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相同的故事發展通則：女狐都是在男子落魄貧困之時出現，她們不只是以身相許，為男子帶來精神上的慰藉，同時在經濟條件上大方的讓男主角得到滿足，順利的從貧困中脫身。但是當男主角出現忘恩負義的行為，內心對於這段感情有所存疑動搖之，拋棄原本拯救他脫貧的恩人時，女狐則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之後，再毫不留情的離開。

〈妒悍之狐〉中雖然男子與女狐並沒有建立起婚姻關係，但是初相好之際，曾許下不再另婚，堅守情感一世的諾言，但男子卻在聽聞對方女子面容姣麗，加上眾人的極力遊說之下，便輕易的背棄了當初對狐女的盟誓，決定另娶他人。在洞房花燭當夜時「突聲若風霆，震撼檐宇，一手破窗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⁶⁹」等到多日後男子被尋獲時，已是昏昏不知人事，連新婚妻子也因畏懼狐女報仇而求去，落得了兩頭皆空的下場。可見得即便沒有婚姻，僅只是同居關係而已，女狐也十分在意伴侶的忠誠度。在愛情的世界中，她們堅持保有自我的性格，維護自己的尊嚴。對於感情的態度是拿得起放得下，遇見心儀的男子，毫不扭捏作態，主動出擊追尋愛情；面對負心的男子，也能夠果斷的慧劍斬情絲，毫不拖泥帶水，藕斷絲連，不會讓自己陷入不知如何自處，與人共用夫婿的難堪處境。

⁶⁹ 〈妒悍之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49。

第二節 懲罰之舉

韓希明說：「《閱微》中就有一種起著監督作用的鬼狐，他們只要發現有人不注重自身修養而道貌岸然地教育別人，就要採取行動。⁷⁰」對於人間不平之事、不義之人，促狹狐是無法忍受，會出手替天行道，懲治惡人。這類狐仙懲罰惡人的故事在《聊齋誌異》中有八則，《閱微草堂筆記》有二十六則，共計有三十四則。又可以根據惡人的類別分成「吝嗇富人」、「輕薄登徒子」、「神棍騙子」、「假道學偽君子」和「貪財之輩」五種對象：

一、吝嗇富人

自從中國社會開始有了商業行為之後，人們的價值觀也起了變化，金錢在人世間的份量越發重要，人性的勢利疏離，對慾望的高度渴求，社會上也充斥著是非罪惡。明朝之後人口增加，但是科舉考試的名額並沒有增多，錄取率急遽下降，許多文人棄文從商，商人的地位也隨著社會物產交流的需求有了提升。王陽明、李夢陽等明朝的儒學大家都提出「商與士，異術而同心」的呼籲。士人和商人的階級界線變得模糊不清，士人也比較不輕視商人了。

雖然如此，中國根深蒂固的觀念中，認為金錢反映了人情的疏離、慾望的擠壓，更帶來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階層對立。尤其富人會仗勢欺人，欺壓窮人的傳統看法仍然存在於百姓心中。這樣奸詐、吝嗇的富人形象不免也出現在狐仙故事當中，成為必然的反派角色。而當這類壓迫百姓生活，吝於分享財富的富人出現

⁷⁰韓希明，〈閱微草堂筆記中藝術形象的文化底蘊〉，《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頁93。

時，身為保護神的狐仙也會站在窮人的這一方，代替窮人來懲罰這些富而不善的人。

〈霍女〉中的主角霍女三度易夫，她可以扮演著勤勞的賢妻良母角色，為貧困的黃生操持家務，幫助他娶妻置產；但對於好淫又吝嗇的朱大興和何某，霍女卻使出了《封神演義》中妲己的妖媚功夫，每天要求錦衣玉食，看戲享樂，使他們兩人的家業迅速敗落，一旦目的達成之後，霍女便馬上離去，毫不留情。《閱微草堂筆記》有更多狐仙懲罰吝嗇富人的故事，〈老儒〉這則故事中的主角明明善於治生，但卻「冬不裘，夏不絺，食不餚，飲不葷，妻子不夙飽。⁷¹」將畢生積蓄所熔得的四錠金子看得像命一樣，緊緊看守深怕丟掉，寧願將金子揣在懷中，也不願用來使家人安居。狐仙便故意將這四錠金子移到他處，不是藏於屋顛樹杪，就是丟在淤泥淺水中，再不然就是失蹤數日之後，再從空而墮，讓這為一毛不拔的鐵公雞有著很大的不安全感，卻也無可奈何，只能惶惶過日，生活至此，金錢非但沒有讓他更快樂，反而成為了痛苦的來源。〈以財為命〉中的兩個吝嗇富人都是視錢如命，狐仙就故意取走他們所最重視的金錢，讓他們著急，或直接將金錢贈送給窮人。〈應酬之禮不可廢〉裡，吝嗇的選人不肯接受旁人的建議，祭祀狐仙。在納妾的大喜之日，狐仙不但群聚在新房外品評新娘面貌，使新娘子羞得不敢抬頭，滅燭就寢後更是「滿室吃吃作笑聲。凡一動作，則高唱其所為。⁷²」吝嗇的選人最終還是屈服，乖乖的花錢消災，才得以換回平靜的生活。

⁷¹ 〈老儒〉，《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69。

⁷² 〈應酬之禮不可廢〉，《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75-6。

二、輕薄登徒子

狐女的形象到了清朝，借蒲松齡之手，活出另一番和易可親，讓人忘為異類的嶄新面貌，既是幫助落魄書生脫離貧困的救世觀音，同時也是溫存可人的紅粉知己。怪不得所有的男性都是「心輒向往，恨不一遇。⁷³」許多人狐相戀故事往往遵循著以下的程式展開：一開始，男主角率先登場，伴隨著他常是一種孤苦無依、窮困潦倒的窘境。偶爾也有男主角因為嚮往愛情而主動去尋求愛情，但更多的情況是女主角不請自至。她的出現，不但給書生生理和心靈上的滿足與慰藉，而且往往助書生擺脫窮困或幫助他科舉順利。王溢嘉也說：「在中國的女狐故事裡，女狐既是『美女』，又是『野獸』，它滿足了男人一種隱密的幽微的慾望。⁷⁴」中國的文化用傳統道德的大帽抹煞了生理、心理上對性的需求和渴望，然而慾望並未受到完全的潛抑，只是被壓抑著，隱忍不說。狐女的出現，讓男性能夠將禮法束之高閣，暢其所欲，與狐女共赴無政府狀態的妖境，實現難以啟齒的幽闇慾望。

但是，不見得每位美麗女狐對於男性的仰慕和追求都是來者不拒。面對只是看上狐女美麗殊容，貪圖不用負責的男歡女愛關係的男子，女狐擁有拒絕的權力和魄力給予教訓。〈東昌書生〉、〈輕挑農家子〉、〈夜遇狐女〉中的男子們皆是行於道途中偶見美女，便心生邪念上前調謔，所得的下場非但不是當初所預期的綺麗艷遇，反而慘遭一頓修理，可見狐女們對這些輕浮男子的厭惡。

《聊齋誌異》的〈狐妾〉中有個狂妄的官員，驕傲自大，以為能夠藉由著顯赫官職，萬貫家產來得到狐女青睞，因此口不擇言，語多輕挑，卻因此而得罪了

⁷³ 《狐夢》，《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18。

⁷⁴ 王溢嘉，《聊齋搜鬼》（台北：野鵝出版社，1989年），頁18。

狐仙。

……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鬻鬻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

雖然張道一並沒有當面對狐女說出不禮貌的言語，但他對著狐女的畫像不但滿口輕薄，而且還損了狐女的丈夫一番。礙於張道一是丈夫的頂頭上司，狐女並未與其有正面衝突，也沒有當面給他難堪，但是愛夫心切的狐女仍不客氣的懲戒一番，給予警告。

三、神棍騙子

上古時期，帝王及人民都相信民神不染、民神異業。天界與地界域分明，需有「通天」本領的巫師從中溝通，作為天界與人間傳達訊息的中間人，此時的巫師地位是高貴尊崇的。但戰國時代之後，宗法制度開始崩潰，巫師地位一落千丈。巫師失去靠山，流落民間，四處漂泊，只得以他們的專業技能謀生。此後民眾請巫師卜算禍福吉凶、治療疾病之風氣開始盛行。

一般民眾家中若不安寧或有家人有無端生病的情況，人們馬上聯想到的就是得罪了狐仙，或是病人被狐仙附身了，從《太平廣記》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關於狐魅病發作的敘述「女悲泣昏狂妄語⁷⁵」、「張立本女號呼泣不已⁷⁶」、「王黯一會兒

⁷⁵同注 28，頁 327。

發狂大叫，一會兒忽而欣喜⁷⁷」、「張例時有發動，家人不能制⁷⁸」。當這些病徵出現時，家人就要焚燒金紙，持香祝禱，並且請求巫師的協助來與狐仙溝通，請求狐仙的寬恕與原諒，以求病人能夠早日痊癒。除了為人代為與狐仙溝通傳話之外，還有更多的巫婆、巫師在家中設佛龕供狐仙，聲稱有仙家附體的靈異體質，著專門為人卜疑難、說休咎。狐仙附身於巫婆身上的「下神」儀式，一開始是巫婆瞑目靜坐，有求者在一旁焚香祝禱，一會兒，巫婆渾身發抖就是狐仙駕到了，神通廣大的狐仙便能清楚的講出生病的病因、家中隱私，或是幫忙找尋遺失之物。

由於許多不良之徒混雜期間，劣幣驅逐良幣，中國的巫師原本與上界溝通，為國家祈福避禍的專業能力，至此已經是殘破不堪，幾乎完全喪失。巫師之名已逐漸與行騙拐人畫上等號，不少神棍作假，聲稱是受神明所託付，為民眾與神靈建立起溝通管道，實則從中謀取利益。現代迷信之人對此深信不疑，因而上當受騙的新聞時有所聞，早期更有許多無知之人受騙而猶不自知。現代尚能用科學眼光破解這些騙人伎倆，民智未開時期則有狐仙為民除害，戳破假巫婆的謊言。《聊齋誌異》〈胡四相公〉裡的南城巫媼為人治病謀利；《閱微草堂筆記》〈女巫郝媼〉中郝媼則藉由散佈徒黨，結交婢媼，而能通曉他人家中細務；〈狐神〉中的田氏也藉由村中婦女問卜求事賺取金錢，這幾位巫婆都掌握了人性中的弱點與盲點，利用些許的小伎倆營造出神通的效果，但是最後都是讓真正的狐仙當眾揭穿騙局，才得以使民眾免於繼續受騙。

韓希明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藝術形象的文化底蘊〉文中提及：「狐女痛恨別人

⁷⁶同注 28，頁 354。

⁷⁷同注 28，頁 337。

⁷⁸同注 28，頁 334。

借他們之名以售奇奸。不但設法讓其當眾坦白自己的劣跡敗行，還以因果報應的手段給予教訓。⁷⁹」就像《閱微草堂筆記》〈園中狐女〉的少婦爲了怕遭人非議，自稱狐女和鄰家少年私通，氣不過名聲被污蔑的狐女在牆上擲瓦大罵，並且自我澄清：「我居園中久，小兒女戲拋磚石，驚動鄰里或有之，實無冶盪蠱惑事。汝奈何污我？」⁸⁰」

行作端正的狐仙對於有做的事情向來都是敢作敢當，坦言不諱。但若是人們要將莫須有之事強加於狐仙身上，硬要狐仙揹黑鍋時，狐仙是絕對不肯當冤大頭，必要加以澄清以維護自身清白的。

四、假道學偽君子

鬼神的世界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的縮影，文學中所創造出來的神鬼精怪除了保有特質中神異的能力之外，久而久之個性也顯得更加人性化起來了。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自稱「禮儀之邦」的國度裡，人類社會所重視的道德倫常也會同樣爲天上地界所看重。誠實謙遜是做人的基本準則，身爲知識份子則更當要以救國濟世爲己任、清心寡欲，不得過度放蕩縱欲。一但做人行事違反這條古訓，便會得到鄰友世人的不齒。這樣的行事準則不但放諸四海皆準，連天上地下，妖魔幻境也一樣同意。

傳統的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自身的修養，能夠事事反求諸己，隨時自我內省，內外言行一致。所謂「君子不欺暗室」，若是表面道貌岸然，滿口的仁義禮智，但私下的作爲卻與表面上截然不同，就是人們眼中的假道學、偽君子了。關於這類

⁷⁹同注 70，頁 93。

⁸⁰〈園中狐女〉，《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32。

言行不一之人，神明鬼怪也不齒與之爲伍。促狹狐不但看不起，更是不會錯過機會戲弄一番，揭穿他的真實面目。

〈儒生遇魅事〉中的儒生平日謹言慎行，還常以不情之論責人。一日狐仙化作儒生之妻的模樣，攝其精力，使儒生一夕耗竭精氣，因以成癆。平日常被他批評的朋友議論著：若非縱欲過度，不知節制，有怎麼會導致如此嚴重的耗損。即便儒生大力辯解，也還讓他失去了朋友原本對他的尊重。〈京師某觀〉裡的道士平日在徒弟面前是威風凜凜，一日發現收入短缺數金，便懷疑是徒弟偷錢，紛擾至半夜，樑上狐仙不堪其擾，出聲說道短缺之金其實是道士喝醉之時送給了相好的妓女，只是酒醒後忘了。此言一出，徒兒忍不住轉面掩口笑了出來，道士也只能默然的收拾帳簿離開。〈有與狐爲友者〉中某人要求狐友以攝人千里之術將自己送入友人之妾的房間，完全罔顧「朋友妻，不可戲」的倫常道德。狐仙表面上答應了，卻將他攝入主人書房而被誤會爲盜，斷絕了某人淫人妻妾的可能。

《閱微草堂筆記》裡這三個例子中的主角人物平時在親友面前表現的都是一副道貌岸然，恪守倫理道德的形象，但骨子裡卻不是那麼一回事，說的與做的完全是兩回事，落差極大，莫怪真面目被揭穿時，眾人在難以相信之際也給予強烈的譴責，使得最後落得十分難堪，難以面對的場面。

五、貪財之輩

科舉制度的實施注定了僅有金字塔頂端的知識份子，能憑藉滿腹經綸聞達於世，並將知識化爲實際而有力的生財工具。金字塔底層的大多數士人都無法順利進入仕途，只能如蒲松齡一樣以座館教學、代筆書信，餬口營生，沒有明確、穩定的收益下，基本生活條件也難以被滿足。爲了穩固社會秩序，避免這批積滯在社會底層的士人成爲不安定的反叛因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隱逸生活

觀念無形中在社會上散佈著，不得志的士人們被希望著都能夠如同孔子的愛徒顏回一樣，安於困苦而不改其志，安貧樂道而能甘之如飴。

然而功名、美女、金錢畢竟是傳統社會中男性的三大慾望。一個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莫不是希望一朝考取功名後，不但能夠一展雄心壯志，並且能改善家中經濟，還有機會能抱得美人歸，將慘澹的前半生一次翻盤。結交能人異事，突逢奇遇便是落魄讀書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遐想。不但知識份子有這般懷想，就是一般升斗小民也會做著一夕發財的美夢。雖然世人皆知成功多賴努力才能得到，但仍不少人妄想著生命中能有奇遇。對於這些只想要走捷徑結交異士，一步登天後，就能美姬、名聲、利益均收的貪婪之輩。蒲松齡與紀昀兩人同感不齒，分別在作品中加以撻伐，給予這些不肖之徒些許的懲戒，也藉此提醒世人儘早清醒，別再做遙不可及的黃粱大夢了。

〈雨錢〉中的促狹狐原本是因為傾慕秀才的文采高雅，因而主動親近，盼能在詩文學問上相互切磋琢磨。但熟稔後秀才卻唐突的提出要求，希望促狹狐以法生財，當漫天雨錢落下，錢已及膝秀才猶不滿足，斯文面具下的貪婪面貌盡現，終於使得狐仙看清秀才的真面目，給予戲弄之後又加以訓之：「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⁸¹」之後便拂衣而去。

狐仙誠心與人交友，卻被當作是搖錢樹般的對待，秀才無恥貪婪的面貌就有如樑上君子一般令狐仙感到憎惡，這段臨去之言道出了狐仙真心相待，卻換來人類輕視利用的無奈與氣憤，而促狹狐的高雅表現又更顯得秀才的酸腐氣息之深。

⁸¹ 〈雨錢〉，《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848。

第三節 濟弱解困之善

榮格說：「何處需要見識、理解、良策、決斷、計畫等等而又非個人能力所及，何處就有以人物、妖怪或動物面目出現的精神原型。⁸²」

當人面對現實生活中惡霸的欺負壓榨，又無力抵抗時，人心便會寄託於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能夠適時出現幫助自己一臂之力，出一口氣，狐仙亦是黎民百姓所期盼的神奇救星。狐仙經過幾千年下來文人不斷的詮釋，呈現了半妖半仙、亦正亦邪的雙重面貌，促狹狐的惡作劇可能是人類眼中難以躲避的騷擾，但也可能扮演了正義使者的面貌。促狹狐對惡人來說是頭痛的難纏角色，但濟弱揚善的舉動卻展現俠義之風，是平民百姓心中的俠盜羅賓漢。此一類故事在幫助狐仙傳說的流傳中地位很重要，山民便認為：「不僅因為民間流傳多，而且因為這類傳說給狐鮑蒙上一層神秘莫測的仙氣，對狐崇拜的形成和發展作用甚大。⁸³」

這類的故事，《聊齋誌異》有二則，《閱微草堂筆記》有五則，共計有七則。以下研究者依據狐與人類建立的關係分述促狹狐濟弱解困的善舉：

一、住客關係

狐仙的居住空間從山林向人間移動，到了清代，家狐遍佈天下已經是很普遍，也是眾人習以為常的觀念了。狐仙與人之間的距離十分靠近，狐仙直接居住於人類家的一角是常有的事，也許是樓上空房閣樓，也可能是偏僻穀倉。人與狐猶

⁸²榮格（Jung），〈童話中的精神現象學〉，劉小楓選編，《德語詩學文選》（上海市：華東大學，2006年），頁102。

⁸³同注4，頁102。

如房客與房東的關係，平常時候人對狐持著尊重、不敢侵擾的態度，狐則是生活於自訂的範圍內，也不會越界騷擾東家的生活，人狐之間看似冷淡、毫無交集互動，從來不來往，但是一當東家有難，寄居人類家中的狐仙便會出手相助，以解燃眉之急。

〈霸州老儒〉中老儒頗有德行，平日與狐相安無事，卻無端端的遭受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無動靜，老儒出則撼窗扉、毀器物、擲污穢，無所不至。⁸⁴」嚇得老儒不敢出門，以為是自己的行為失檢，才遭到天地鬼神警告，因此靜坐家中修省不敢出門。從表面上看來是促狹狐莫名的去騷擾有德君子，但實際上卻是促狹狐預知老儒出門便將會遭逢大劫，因而藉此來暗助老儒逃過牢獄之災。等到危機一過，所有的狐祟便全部消失，從回人狐相安無事，互不相擾的狀態。

〈有太學生資萬巨者〉中的太學生父子被惡妻後母所虐，萬千家產盡數落入後妻手中，父子二人不但食無飽、穿無暖，動輒還為妻舅所毆，太學生生不如死因而起了輕生念頭，久居家中的促狹狐看不過去，不但現身制止打算自殺的太學生，還極盡搗蛋之能事，將反客為主的妻舅、岳母一千人悉數驅趕，幫助太學生父子得以重建家園。當太學生父子受盡凌辱之際，平日來往密切的親友無一人敢上門仗義，全都躲得遠遠的，端賴未曾謀面，也沒有任何交情的促狹狐出手相救。就如記昀文末所言：「人于世故深，故遠嫌畏怨，區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為，憤然而起也。⁸⁵」促狹狐並不是為了博取世人稱許的虛名而助人，全然因為惡妻虐行神人共憤，促狹狐出於一份不平之心的促使，才會出手相助。

⁸⁴ 〈霸州老儒〉，《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57。

⁸⁵ 〈有太學生資萬巨者〉，《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62。

霸州老儒的牢獄危機是來自於平日共學的諸生想推舉老儒作為抗官之首；太學生之所以會走向自我了斷生命的地步，是來自於枕邊人的挾眾威迫。最為親近的朋友親人成了把自己推向困境的兇手，莫過於是世間最叫人痛心之事了；而解救自己卻是從未謀面、未曾交談，甚至平日輕看的異類怪物，牠們不求報償和回報，只是看見有德的君子有生命之危，出於一份不忍人之心而有救助之舉，兩相對照，何者高低，立馬分明。如此天壤之別，也唯有當事人的心中更能感受，冷暖滋味，別有一番感受點滴在心頭。

二、朋友關係

在促狹狐的故事中，充滿了許多人狐相交，建立起朋友關係的故事。狐友所代表的形象都是質直好義，表現出守信重諾、濟困扶危的行為。像是《聊齋誌異》〈嬌娜〉中嬌娜對孔生超越異性的純潔友情；〈靈官〉裡有狐翁對道士預告大劫的莫逆之交都是讓人動容的情誼。狐友對於人界的朋友都能夠推心置腹，盡其所能的給予協助。然而對於狐友忠誠的相待，人類卻不一定以相等的態度來對待，反倒是十分容易背棄信用的，像是《閱微草堂筆記》中〈柳某友狐〉這則故事當中，當柳某生活貧困時，狐友便長期的資助柳某一家的生活所需，然而當狐友遭到道士的追捕時，柳某與妻子不但沒有給予協助，反倒受到高額獎賞的誘惑而打算以砒霜毒殺狐友。狐仙當場揭發柳某的陰謀之後，只是感嘆自己認人不清，嘆息而去，也未加以報復。人狐相比，狐反倒比人類來的惜情重義。

由此看來人類的友情竟是如此的淡薄，當狐仙有助於自己的時候，彼此稱兄道弟，感情親暱篤厚；但是一當利益衝突擺在眼前的時候，人類卻是毫不留情的將狐仙以異類視之，誅殺驅趕視作理所當然，心中絲毫沒有一點愧疚與猶豫。因此讀者們容易找到背棄狐友的人類，但卻很難發現沒有朋友道義的狐仙。

〈馬介甫〉裡的楊萬石一家人受制於凶悍尹氏，來訪的狐仙馬介甫看不過去結拜兄弟的處境，出手相救，嚇得尹氏跪地求饒，雖然最後還是無法成功的馴服悍妻，馬介甫也退而求其次的代替了好友照顧被趕出家門老父；保全了楊家唯一的男丁，幫助楊萬石一家人在異地重逢，重新建立家庭。〈狐媚有度〉裡教書先生的女兒無端遭受村里內的不肖青年挑戲，無力反擊又心有不甘，只能終日鬱鬱寡歡，來往已久的促狹狐得知後便代替老友教訓這名少年。以上這兩個故事中的人類都未曾主動向促狹狐提出援助的請求，但是促狹狐善於觀察，能夠體察老友的心情與需求，立即給予不同層面的幫助，使老友的身心與生活能夠重回平靜。孫隆基就認為：「中國人的『身』是必須由『心』去照顧的。能照顧人「身」者，就可以『得人心』。⁸⁶」因此，在中國人的文化行為裡，收服人心用不得強勢作為，攻心為上才是最佳策略，顯然狐仙也深諳此理，與人交往能看出對方所需，給予生活上的安頓與平靜，最後終能得到人類發自內心的尊敬，而非懼怕與恐懼。反言之，得到狐仙協助的人類，除了發自內心的尊敬與崇拜外，無疑的，必會大肆宣傳狐仙的英勇作為，這些似假猶真的狐仙事蹟，經過不斷的流傳，再加以渲染之後，對於狐仙信仰的傳播，又更是一股助力了，聽聞者。

促狹狐對於「照顧」的定義並不僅僅是予以金錢，改善環境等看得見的生活幫助。與人交往，浸淫儒家文化甚久的狐仙，也了解到知識份子對於家族聲譽所看重的程度遠遠超過於子孫能否榮華富貴。在〈義狐之行〉中，促狹狐與一老儒相交甚篤，在老儒過世之後，促狹狐彷彿就將過往的交情捨棄了一般，不但沒有善盡照顧故人之子的責任，反而百般作弄，使其「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訟牒，則甫具草輒碎裂，或從手中擎其筆。凡脩脯所入，毫釐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扃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流血，

⁸⁶ 孫隆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92年），頁26。

或檐際作人語，對眾發其陰謀。⁸⁷」這些種種干擾生活的惡作劇行爲，使得原本將促狹狐當作父執輩看待的老儒之子難以忍受，延請道士前來制狐。但在惡作劇背後的真相是因為促狹狐不忍看見故人之子在教書之餘又爲人做訟牒，不但有自墮家聲之嫌，又因此而種下惡業，促狹狐擔心他將來會不得善終，因而百般搗蛋加以阻擾。這份對於子姪輩的用心照顧使人動容，也使得亡友之子了解後愧不自容，當下就毅然放棄爲人代寫訟狀的工作，不再爲了蠅頭小利而損害父親與家族的名聲，從此甘於平淡度日，維繫書香世家的良好聲譽。而當促狹狐對前來劾治的道士說明其理後，更坦然而言：「不虞煉失之見譴，生死惟命。⁸⁸」表明了能夠爲朋友竭盡心力，所做所爲對得起良心，若道士仍執意捉拿，對促狹狐而言不過是求仁得仁，雖死亦不足懼。這份誠懇真摯和爲老友著想的心意不但使道士大爲感動，感佩不已，更發出人不如狐的喟嘆。

三、親人關係

人狐家庭多半是女狐與男人的結合，人狐婚戀不論是出於「父母之命」或是起於夙緣的「天作之合」，背後多半都有報恩的原因驅使著女狐尋機與人類相遇。「報恩」是中國社會的一種觀念和行爲，所期盼達成的效果無非是人與人之間能夠由此建立起良善的人際網絡，故事中的促狹狐也對同樣的觀念遵循不疑，在報恩的前提下希冀與人類建立起善緣，彼此互重。也由於多此一層報恩的動機，一但狐與人成了一家人之後，本來就深具家庭觀念的促狹狐對於保護家人更是不遺餘力。成爲了人妻的狐仙除了常見利用其神奇的來歷與身份帶給男主角財富，或是補償他所缺乏的種種狀態之外，也常見勤儉持家、孝順翁姑等符合人類心目中

⁸⁷ 〈義狐之行〉，《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07。

⁸⁸ 同注87。

理想女性的行爲。〈狐妾〉當中的劉洞九所娶的狐女不但能言善道、幽默詼諧，還可幫預知未來，能使丈夫心想事成、趨吉避凶，逃過命運之神的捉弄，如此即賢慧與幽默俏皮於一體的賢妻角色，便是典型的「任氏原型」⁸⁹。

除了傳統狐妻那柔韌堅貞、柔順可人的形象外，也有特立獨行，俏皮可人的另類狐妻。〈小翠〉裡的狐仙小翠，雖然完全迥異「任氏原型」。成親後也毫無成為家婦後的端莊謹慎，但卻是用其獨特的戲謔慧黠來幫助丈夫與公公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更以任情憨笑等方式，顛覆禮教之規範，將歡樂的笑聲帶進了嚴肅的官宦家庭。她一出場雖然憨然若傻卻又能窺得翁姑的喜怒，與王太常痴痴傻傻的笨兒子元豐踢球玩耍、自導自演扮戲作樂，玩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小翠卻是洞若觀火，裝扮成各種各樣權威人物，如：宰相、皇帝等，引發了官場上的騷動，卻也巧妙的幫助公公剷除了心頭大敵，解決了政治鬥爭的問題。爾後小翠又開了個大玩笑，將元豐給悶死於熱水之中，死而復生的元豐卻從痴傻公子成了彬彬男子，從前的痴病便不藥而癒。

雖然兩者的形象不同，但為家人、丈夫全心全意的付出卻是相同的。雖然結合的動機是報恩，但在夫婦相處過程中，難免產生情愫，在「情」的基礎上，狐女們都會以做為丈夫的賢婦為目標，自發性的為家庭付出。在她們戲謔詼諧，叫人摸不著頭緒的外在作為下，都和一般女子一般擁有一顆為家庭付出的善良心地，靈活的頭腦、神奇的術法和不按牌理出牌的奇計都使得促狹狐的所作所為甚至超越普通的妻子，也證明了促狹狐不但具有人格，更是重家庭、有倫理的。

⁸⁹ 李劍國在《中國狐文化》中提出「任氏原型」的概念，任氏的性格中狐精淫邪之性消泯取而易之的是善美之性，她被強調的是人性、人情，是人的義與節——所謂「任氏」者，即人也。是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典範。

第四節 戲謔之弄

天性頑皮的狐除了會因為「報復」、「懲惡」和「濟弱解困」而對人類惡作劇之外，還有些許的故事則是可以看出狐仙調皮的本性，就像事事好奇、無心做壞的孩童出於一時興起而有的即興之作，這些看來無厘頭的戲謔之弄常常讓人哭笑不得又不知如何對待。這個類型的故事在《聊齋誌異》中有四則，《閱微草堂筆記》有四則，共計有八則。這類「戲謔之弄」主要又可以細分做三類「親近文人雅士」、「玩笑之作」和「不明原因」：

一、親近文人雅士

古人認為狐是聰明機智的，因而將牠視為「智獸」，早在六朝的志怪小說裡就出現了大量飽讀學問的「狐博士原型」⁹⁰，在葉慶炳的分類中也列舉了「學究狐」⁹¹一型。李劍國更說到：「在全部妖怪傳說中，只有狐的才智才受到突出強調，其他妖物莫能相比。其他妖物的才多表現為文才、詩賦之才，精通學問如狐者鮮見。」⁹²可見狐的多智是備受肯定的。這類的雅狐博覽群書，亦能評古駁今，為人批改文章，喜愛親近有才有德的賢士，卻又擔心會驚嚇到書生，因此多半隱身於書室當中，欣賞或評點書生的文章。《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誌異》各記載了一篇儒狐與人來往的故事。

⁹⁰ 古人認為狐為智獸，狐妖的書生化、學問化與狐多智的生物學認識有關。由此便生出狐喜讀書的傳聞。在全部妖怪傳說中，只有狐的才智受到突出的強調，其他妖物都無法相比。狐的多才表現在詩賦之才，精通學問上。這樣儒者的形象，稱之為「狐博士原型」。

⁹¹ 同注 9，頁 49。

⁹² 同注 17，頁 75。

〈夜狐點詩〉中董曲江晚上就時常會聽到翻動書冊、摩弄器玩的聲音，一日醒來看見前日未完成的詩稿上面有多處圈點，讀來都頗為有理，更勝自己所為；〈郭生〉中的郭生因為地居偏遠，無人可請教學問，只得自學，因而錯字連篇、文筆不通，一日他發現自己所作的詩文都被狐仙塗鴉，只剩下幾首詩尚能辨識，郭生憤恨，以為自己苦思甚久才完成的文章遭到促狹狐的夜半作祟，經過與文友王生研討，才發現促詩文上的墨跡並非隨意塗鴉，留下來的詩句都是平順堪讀的，文筆不通論理不通者則全數被塗上墨汁。郭生大為驚喜，隨即以狐為師，平日雞黍供奉。一年之後郭生的功力精進，考上了秀才。

這兩則故事中的促狹狐都未曾現其身影，甚至也沒有出聲，但見到詩文擺於案上都情不自禁提筆圈點，可見性喜舞文弄墨，對於詩文頗有研究的心得；見有心向上卻乏人指導的書生便會起了同情惜才之心，因此藉著夜半圈點詩文達到交流教學之實，促狹狐既不藏私，不吝教導，可見其心胸之寬廣。促狹狐藉著文章與書生做心靈交流，雖從未見面，但對書生的課業卻是助益良多，足以稱得上是書生的良師益友，由此也顯示出狐仙當中知書達禮之儒者學問深厚，足以為人之師。

二、玩笑之作

當狐妖變成了狐仙；當野狐成為了家狐，狐與人的關係就日漸親密了起來。人類可以與狐為夫妻、為師生、為朋友，就如同一般人類之間所建立起的倫常關係。魯迅認為蒲松齡筆下這些花妖狐魅「皆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⁹³」。當狐仙的外貌與思考模式與人類無異，風趣幽默有更勝一般人之時，與其為友是件

⁹³同注 37，頁 216。

多麼愉快的事情。就如同一般家人朋友間會開玩笑、相互調侃一樣，當狐與人建立起親密關係的時候，同樣也會用開玩笑的行為來表現彼此之間親暱的情感，如此的玩笑並不會有損情誼，反倒更能表現出人狐之間友情與親情的深厚。

在蒲松齡的筆下最得人喜愛的促狹狐莫過於是嬰寧了。她沒有一般大家閨秀的拘謹端莊，是《聊齋誌異》當中笑得最開懷盡興的女子。而她捉弄情郎王子服的功力也是一流。當王子服向嬰寧表示珍藏著嬰寧前次遺落的花時，嬰寧明知這是一種含蓄的示愛表現，卻故作不解，還說要送他一大捆；當王子服進一步向嬰寧表示希望表兄妹的關係能更進一步共結連理，解釋夫妻與兄妹的差別在於要共睡一床時，嬰寧又回答出「我不慣與生人睡！」這樣令人噴飯的答案。連連幾次故作不解的表現都讓王子服不知如何是好，而嬰寧的終極惡作劇就在於當王子服的面，對老母親說：「大哥欲我共寢。」不知道老婦耳背的王子服窘得滿臉通紅、手足無措，這樣的反應早在嬰寧的算計當中，一旁的她看著情郎窘的手腳都不知該往何處擺，心裡頭早是樂不可支，竊笑不已。跟據李劍國的說法：「她和王生相處時那些無拘無束的頑皮言語舉止，其中何嘗不透露著這位初戀少女的親暱之情和享受愛情的幸福感。⁹⁴」嬰寧如此調皮的行為為的不只是要看王子服的笑話而已，而是一種少女對情郎的調情和試探，藉此測試王子服是否會受到挫折便退步，目的就是為了要證明王子服對自己的真心。

〈阿繡〉裡的狐仙阿繡成全了真阿繡和劉子固，卻趁著劉子固酒後，化作阿繡的容貌，故意問他：「郎視妾與狐姐孰勝？」等劉子固詳端半天答出：「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狐仙大笑，等到真阿繡敲門進入，劉子固才知道是狐仙和他開了一個小玩笑。

⁹⁴同注 17，頁 303。

三、不明原因

促狹狐與人類之間的恩怨情仇都可能是促狹狐對人類惡作劇的原因，但是也有一部份捉弄既找不到宿緣，也無近因。岳娟娟與顧迎新就認為：「一部分鬼神作惡是無緣無故的，通常出於妖魔的本能，這大概是自然界、命運的無常在人類心理上的折射。⁹⁵」

〈王子安〉裡屢考不中的王子安，為求精神解脫，在鄉試之後喝得酩酊大醉，想逃避再次面對名落孫山的難堪，在醉眼朦朧中忽見有長班來報喜，王子安大聲呼喊傭人打賞，一旁的家人卻什麼都看不見，只當他是醉話，如此循環三次，王子安從略帶懷疑到完全相信，竟將促狹狐假扮的長班當做是奴僕，怒罵吆喝，因此激怒了促狹狐，隨口罵了王子安「無賴」，還自以為是中舉老爺的王子安氣的要打人而跌下床來，才終於發現事有蹊蹺，當酒醒後明白原來是自己被狐戲弄了，也只能摸摸鼻子自嘲：「昔人為鬼揶揄，吾今為狐奚落矣。⁹⁶」

另外〈老儒王德安〉裡王德安半夜時分將牆上畫像視為鬼魅，以硯擊之，童僕開門察看，卻莫名的被淋得滿頭墨汁；〈狐魅遊戲老人〉中的八十老翁在家門外獨坐，卻突然連人帶椅一併消失，許久後才再百里外的寺廟找到，老人全然無所知，只隱約感覺有兩人挾之飛行，但完全不知是何人；〈有安生者〉裡的安生也是莫名的被眾多美豔狐女們攝入承塵之上，享受了熱誠的招待之後又愕然被促狹狐重重由空中摔下，跌得全身是傷，如此反覆數日，讓安生吃盡苦頭。然而對於促狹狐為何要對人類惡作劇，卻是全然不得其原因。由此只能猜想即便鬼狐再如何

⁹⁵ 同注 2，頁 90。

⁹⁶ 〈王子安〉，《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046。

具人情，和易可親，但始終是爲異類，總還是有些人類難以捉摸，無法理解的脾氣與性格。就連樸松齡、記昀兩位「寫狐大師」對於這樣的捉弄行爲也感到不解，因此並未在故事中提供任何線索，只是在故事的末端揣測：「……，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⁹⁷」、「忽喜忽怒，均莫測其何心。⁹⁸」



⁹⁷同注 96。

⁹⁸〈有安生者〉，《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657。

第五節 小結

促狹狐的個性隨性自我，又難以捉摸，雖然處於人間，又與人類有許多往來，但是卻從來就無意遵從人類的禮法規則，看待事情，另有一套自我的看法觀念，依憑著自己的心意行事，因此對人類惡作劇的原因千奇百怪，讓人類又敬又懼。由各種促狹狐捉弄人類的惡作劇行為觀來，可以從中窺見促狹狐幾點獨特的思考模式與性格：

一、慧黠而孩子氣

根據李壽菊的說法：「調皮狐的行徑雖然頂皮，卻無惡意，多因人們無理對待所致。雖利用障眼法戲弄人類，卻無意取人性命，更無破壞社會的用心。⁹⁹」

促狹狐出手戲弄人類，也許是出於一時的情緒，也許是想用自己的方法來親近人類，就像孩子一般隨性而為，不加思索的將情緒反應出來，因此，怒則必定要加以反擊，才能發洩心頭的不快；喜則必然表露無遺，與人分享；對於厭惡之人一定要找機會修理一番；心中有心儀欣賞之人，一定要找機會加以親近。可說是喜怒全然形諸於色，如同一個聰明而調皮的頑童。而這個頑童除了出於情緒而有開玩笑的行徑之外，更有令人摸不著頭緒，一時興起的惡作劇，使人類防不勝防且無可奈何。

⁹⁹同注 6，頁 144。

二、忌惡並樂助人

擁有一雙鋒利慧眼的促狹狐，縱然身在紛擾多事的汙濁人世，卻能冷眼觀看人間事，跳脫人間的行事規則，無須計較得失功利，見不慣不義之事，不畏強權、不懼高官，見惡人做壞便少不得要出手教訓；見表裡不一，狂妄行騙之人必要戲弄拆穿，揭露他的真正面貌；雖是忌惡如仇，但促狹狐同時擁有一顆柔軟的心房，對於屈居弱勢、陷入困境的受苦者無法坐視不管，只要見善良之人受難，生活陷入貧困者難以維持者便會拔刀相助，尤其是對於親近的人類更是有情有義，會竭盡能力出手相救，並且絲毫不求回報。

三、重名且惜聲譽

因為狐仙並非正神，神格卑微，不願受到人類輕視，因此向來忌諱人類對自己的不尊重，不論是言語上的鄙視或行為上的打擾，也不管是有心的侵擾或無意的冒犯，都使促狹狐難以忍受，必要加以捉弄來洩心頭憤恨，更藉此贏得人類對自己的尊重。雖然促狹狐有許多戲弄人類的行為，但是對於自己的聲譽卻十分愛惜，不願自的名聲被人亂加利用。因此只要是促狹狐所為的惡行必然是坦承不諱，絕不會有所隱瞞否認，但是對於假借自己名聲欺騙世人，招搖撞騙的偽善者則是十分鄙視痛恨，絕對會在適當的時機當眾加以拆穿，證明自己的清白，也避免他人繼續遭受欺騙。

四、好學而不慕名

自六朝以來一直記載著有一類狐仙會專找人類飽學之士，談論詩文、切磋學

問，這一類的狐仙因好學，加上欽慕文人而主動接近、真心相待。狐仙好讀書愛詩文並沒有別的目的，不求功名也不為利祿，彷彿看透名位只會帶來災害，而會剝奪讀書帶來的純粹樂趣，因此他們不計世間虛名，並不刻意接近有權位之人，只問有無真才實學，因此反倒更愛喜愛接近落拓書生，只要是對於有心向學之人，狐仙都誠心交往，給予指導毫不藏私，只是一但當他們發現看來頗有文采的書生只是虛有其表，或是名不符實，則加以唾棄，不願與其為伍。



第四章 促狹狐的惡作劇影響層面

信仰中，狐是居於被動地位的，只要人類不侵犯到狐的生存與尊嚴，狐與人類世界大多保持著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就算促狹狐對於人類有惡作劇的行為，也大都是略施薄懲，充滿警示意味。因此李壽菊便認為：「調皮狐的行徑雖然頂皮，卻無惡意，多因人們無理對待所致。雖利用障眼法戲弄人類，卻無意取人性命，更無破壞社會的用心。¹⁰⁰」促狹狐對人類的惡作劇目的不在於對人類造成傷害，而是希望藉由惡作劇保護自我的生存、提升狐仙在人類心中的地位，取得更多的重視與尊敬。

相較西方民間傳說中以小人形狀出現的精靈（fairy），經常以「奇妙的方式」干預人間的事務。中國的世界中恩怨分明的狐仙，同樣擁有神奇的力量，也參與人間各式各樣的喜樂哀愁，這「奇妙的方式」便是狐仙所擁有的法力或神通。俞汝捷認為：「在志怪的國度裡，『神通』是一種身份證。無論神仙道釋、妖狐鬼怪，要證明自己的合理存在，必有異術在身。¹⁰¹」在民間傳說的故事當中，生活中有許多常理無法解釋的異象發生，這是狐仙藉廣大的神通來展現自己強大而神秘的力量，也是為了證明自我的存在，更要為自己贏得黎民百姓的尊崇與源源不絕的敬祀。胡堃便認為這是「人格化、有思想、有意識的超自然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能隨時作用於人類的生活。¹⁰²」

狐的調皮性格，加以擁有的神通異能，兩者結合之下，促狹狐對於人施予的惡作劇手段，常是令人捧腹大笑，拍手叫絕。促狹狐的惡作劇對人類造成的影響

¹⁰⁰同注 6，頁 144。

¹⁰¹俞汝捷，《幻想與寄託的國度—志怪傳奇新論》（台北市：淑馨，1991 年），頁 60。

¹⁰²胡堃，〈論中國古代狐仙故事的歷史發展〉《民間文藝季刊》（1988 年第 3 期），頁 99。

層面可分成「生理上的影響」、「心理上的影響」、「財產上的損失」三大部分，以下便由這三部份來加以探討。

第一節 生理上的影響

在民智不開，醫學知識不普及的過去，凡是莫名的生病與受傷，人們都會將此歸咎於是上天神靈的處罰或是妖物異類的作弄。促狹狐便常對人類的身體施予異術，讓人受傷、生病、暫時失去自由，也可能藉由各種方法引誘人類，使人類心甘情願的失去自由，成為奴役任憑促狹狐差遣使喚。對於無法控制自己、無法保護身體所造成的恐懼，使得人們因此而對狐仙的力量感到敬畏。以下便由人類生理上所遭受的各種不適來討論：

一、受傷

以瓦石擊人，是狐仙最常運用的攻擊方式，最常見的就是，忽然自天外飛來一石，砸得人類昏頭轉向，還搞不清楚石子是何人所擲，由何而降的。像是調皮兒童故意靠近狐仙所居住的倉廩附近，會遭受瓦石的攻擊；謊稱天狐附身，漫天騙錢的冒牌巫師，會突然被半空中飛來的磚頭擊中；率領母親、兄弟霸佔夫家財產的惡妻，也會被磚石攻擊、破額流血。地上的石頭，屋頂上的磚瓦，舉凡促狹狐隨手可得的，都成了攻擊人類最便捷的武器。除了磚瓦石塊之外，另外還有輕薄無理的男子口出調戲穢言時也會被無形的界方擊中額頭。這些突如其來的襲擊，並非存心要使人類受傷，因而被攻擊的人類多半只是些許的皮肉之傷，但面對看不見的敵人，以及不知何時會來的攻擊，卻足以讓飽受驚嚇的人類產生畏懼。

面對人類不安好意的接近，挑釁意味濃厚的打擾，飽受人類騷擾的促狹狐下

手則是毫不客氣，非要逼得人類遠離狐群的生活圈，狐群才能保有自在的生活天地。〈公心亦遠慮〉中鄉民皆敬畏狐仙的力量而不敢靠近打擾狐居，但充滿好奇心的頑劣學徒卻時常故意靠近，還大膽的在那嘻笑玩鬧，讓促狹狐所居住的地方穢污不堪。一日，促狹狐便趁著塾師有事外出的機會，故意化作塾師的模樣，藉口教訓調皮的學生。即便是再調皮的學子面對平日嚴肅的夫子，也只能乖乖受罰不敢吭氣，孰不知眼前的夫子是促狹狐所化身的，因此促狹狐便將他們都打得皮開肉綻，以報平日飽受騷擾之仇。〈野狐戲人〉裡的促狹狐對白天故意投石傷害牠的兩人施以法術，讓兩人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不能停止的搏鬥整夜，最後「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而不自知。¹⁰³」可以想像施法報仇的促狹狐必然是躲在一旁隔岸觀虎鬥，不但看了一夜的格鬥好戲，並且完全不用自己出力動手，就能讓這兩個人受到教訓，手段高竿猶勝前者。

山民認為：「傳說中的狐，最典型的性格是恩怨分明，睚眦必報。¹⁰⁴」他們的愛憎分明，尤其是對於輕佻男子和負心漢，性格剛烈的狐女們下起手來可是絲毫不留情的。〈雲翠仙〉中梁有才將雲翠仙所帶來的嫁妝揮霍殆盡後，竟起了賣妻換錢的念頭，雲翠仙看出了梁有才念頭，將此事說出後，娘家親友僕婢群而唾罵，氣憤的以銳簪刺其脅踝，雖不致傷及性命，但使梁有才哀號不已，認錯求饒，想來必是痛徹心扉，永身難忘。〈醜狐〉中穆生對於面貌醜陋的狐女本就十分厭惡，等到自狐女那兒攢夠了金錢，家庭生活也不虞匱乏後，對於平日供給他金錢的狐仙便起了獵殺之心，招聘道士驅之。面對負心的穆生，狐仙則派出了一隻貓首獾尾、齒利爪刀的怪物啃咬他的腳趾，讓他跪地求饒，逼使他將過去所贈與的財物盡數還清，怪物啃咬的傷使得這名忘恩負義的小人耗盡家產，養傷多時身體才稍

¹⁰³ 〈野狐戲人〉，《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72。

¹⁰⁴ 同注4，頁95。

有起色，等到病情有所起色，能夠起身下床時，不但家境又重回當初的窮困狀態，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了。

二、生病

狐向來被認為是善於蠱惑人心，使人迷惑心智更是拿手本領。焦延壽的《易林》記載著：「老狐屈尾，東西為鬼，病我長女，哭涕詘指，或東或西。」「老狐多態，行為蠱怪，為魅為妖，驚我王母，終無咎悔。¹⁰⁵」使人生病顛狂，向來是狐仙歷來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當狐化為美女俊男時不但形貌出眾，性格主動積極，在世間魅人、崇人往往都能輕易得逞。當一般人發現家人親友人不明的失去神智、表現失常、身體衰弱，又找不到原因時，便稱是得了「狐魅病」。而狐狸精以採補之術，讓凡人失精喪神、乏力體衰的行徑，一直都是歷代狐仙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狐仙魅人的手法，溫存柔和，讓人難以招架拒絕。如記昀所記：

……探手撫其面，指纖如春蔥，滑澤如玉，脂香粉氣，馥馥襲人。……至歡暢極時，忽覺此女腹中氣一吸，及心神恍惚，百脈沸湧，昏昏然竟不知人。¹⁰⁶」

就算受害者在當下知道眼前的艷麗女子是心意不良、意圖不軌，但是美人在懷溫存銷魂，由其正當繾綣纏綿之際，理智與感情互相拉扯，就是難以抗拒推開，等到發覺身有異狀時，已是精氣受損，也無力脫身反擊，正是符合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一語。在〈兄妹二狐〉和〈妒悍之狐〉中都可見到男子因為受到狐魅而生病的情形。受崇者莫名的裸體臥地或是感覺心神恍惚、百脈沸湧，清醒後都是昏昏不知人，不辨親友。經過多方的療治，雖能幸得不死，但原先心中

¹⁰⁵ 焦延壽，《焦氏易林》（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213。

¹⁰⁶ 〈兄妹二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20。

的豪氣與自大都已消失殆盡，對於未知的妖境世界也更加多了一份敬畏之心。

三、失去自由

將人囚禁於一定的狹小空間中，剝奪他視線與身體上的自由。這是從有律法規範後普遍見於世界各地，存在於各個時代至今未衰的懲罰。足以見得當人類非自願的被困時，心裡頭所承受的恐懼與壓力之龐大。平日被當作捕捉獵物的狐必然了解這種痛苦的感受，因此促狹狐也適時的將這樣的恐懼感加諸於人類身上，使人類有同樣處境。

〈褚遂良〉中眾人歡聚的筵席中，一名孝廉看著美麗狐女萌生淫念，而狐仙也不動聲色，「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櫺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方曳出之。¹⁰⁷」身體卡在窗戶間，孝廉不得動彈，哀號不止，需靠眾人合力才得以脫困，此番窘境必定讓這名孝廉畢生難忘。

〈狐戲二生〉裡的郭生仗著自己一身豪氣，與朋友打賭，能夠在人人不敢靠近的狐宅待上一夜。面對來意不善的郭生，促狹狐既無怒氣也為驅離，只是含蓄的告知今晚家中有宴，並以男女有別的理由相告，希望郭生能夠暫且迴避。直到坐進了荷缸，被巨石壓頂，郭生都還不知中了狐仙請君入甕之計，開心的享用缸內美食；聆聽著缸外的歌聲笑語。開心作樂的狐仙還不忘特意為這位客人準備節目，讓他一享耳福。但一夕歡樂之後，狐仙又故意託言醉不能舉石，將他一人留在缸中，等到清晨友人救出，平日十分自負的郭生竟大號不已，聽聞此事著莫不發笑。

¹⁰⁷ 〈褚遂良〉，《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731。

對於孝廉與郭生言語上的冒犯，促狹狐的惡作劇只能算是開個小玩笑，但面對惡意捕捉狐狸的獵人們，促狹狐所造成的困境則更加令人恐懼。〈群狐懸人〉中夜過墟墓的補狐人，被群狐包圍，還被脫光了衣物，倒懸在樹上，直到天明有人經過才將他解救下來，令人玩味的是，補狐人的裸背上書寫了「繩還繩」三個大字「繩還繩」，顯然是要他記起二十年前曾倒懸一狐，凡事有因必有果，今日的遭遇並非天外飛來的厄運，而是當年自己所種下的惡因，今日長成了惡果。同樣也是以補狐為業的獵人，〈補狐為業者〉中的某乙躲進狐穴中，準備要守株待兔，卻讓兩塊重重的墓碑壓住了洞口，「只有僅隙光一線，闊寸許，重不可舉。¹⁰⁸」直到天明大聲呼叫路過的牧童，才得以解救重獲自由。另外一個補狐的故事〈二少年夜覓狐跡〉中，狐仙惡作劇的手段則更讓人叫絕。

…族中有兩少年，聞某墓中有狐跡，夜攜銃往，共伏草中伺之，倚背相倚而睡。醒則兩人之髮交結為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即彼此呼痛。膠擾徹曉，望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¹⁰⁹

記昀的寥寥數語，生動寫出兩名少年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陷入無法可解、動彈不得的窘境，稍一牽動則痛不可當，那心情必然是又氣又急，卻只能期待白天早點來到，有人趕快經過。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不驚動當事者，快速的兩人的髮辮交纏，顯現出狐仙本事的高強；而能夠想出這樣不傷人，又達到警惕效果的整人的手法，可見狐仙性格之調皮好玩。

對於這些不敬或欺侮過自己的人類，狐仙或許略施法術讓他們動彈不得，暫

¹⁰⁸ 〈補狐為業者〉，《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35。

¹⁰⁹ 〈二少年夜覓狐跡〉，《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41。

時失去自由，但也並非不留餘地，仍然留下的解決的線索或方法，使得被困者的同伴仍能幫助他們解除身上的束縛，重新得到自由。雖然人類經常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充滿仁義的言語掛在嘴邊，但所作所為卻並不相符。這樣短暫的失去自由，只是促狹狐讓人類的角色由獵捕者轉為受捕者，使萬物之靈也體會到他們平時加諸於動物身上的痛苦。

四、仙人跳

雖然飲食男女，乃是人之大欲，但是中國的俗言格語常常提醒仁人君子戒之在色，莫要沈溺於色相之美。於是便有「禍水」之說、「伐性之斧」之說，還有「二八佳人體如酥，腰中仗劍斬愚夫」的警世名言，概括起來這是一種女色禁忌觀念，認為男子若是沉溺於男女之歡便是墮落，沒出息。但在禮儀大帽的扣押下，人性原始的欲念依舊不甘受到壓抑，尤其美色當前，道德禮節便全然拋諸腦後。《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提到「爭奈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才有歡愛之事，便有迷戀之人；才有迷戀之人，便有坑陷之局。¹¹⁰」有心之人就利用此機會設局。這類的桃色敲詐，在宋朝時稱為「美人局」，明朝稱為「扎火囤」，即為現代的社會上常見的「仙人跳」。根據《清稗類鈔》的記載：

蘇滬有所謂仙人跳者。男女協謀，飾為夫婦，使女子以色為餌，誘其他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謀之男子，若飾為夫也者，猝自外歸，見客在，則偽怒，謂欲捉將官裡去。客懼，長跪乞恩，不許，括囊金以獻。不足，更迫署債券，訂期償還。必滿其慾壑，始辱而縱之去。謂之仙

¹¹⁰ 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00。

人跳，亦謂之紫火囤。¹¹¹

人類仙人跳的目的，是利用男性迷於色相，貪愛求歡的弱點，設計成圈套，引誘對方，藉以訛騙大筆金額。然而狐仙乃處於妖境，金錢本是無用之物，當然更不需要以仙人跳之法來詐騙財物，因此設局陷害人類不為金錢，而是另有其他的目的。

〈有選人釣魚台遇狐〉中的狐女貌美年輕，不但主動對選人展現善意，微笑以對，更進一步透露出夫亡子幼的現況，頗有引誘之意。這名選人明知道眼前的艷麗女子並非人類，卻仍受到狐女美貌與富貴的雙重誘因影響，心甘情願的隨狐女入住狐仙家中。然而一陣子過後，狐女的企圖便逐漸顯露出來，將選人當作是家中僕役使喚，「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灑掃，至于煙筒茗碗之役，亦遣執之，久而其姑若姊妹，接調謔指揮，視如童婢。¹¹²」中國向來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君子非但遠離庖廚，灑掃整理家中也是女人的任務。而今這名選人不但被啗來喚去，還被要求去做打掃廁所，清理屎尿的低賤工作，堂堂一名飽讀聖賢的讀書人只因當初貪戀美色、拿人手軟，誤入狐穴，就被一名區區小女子，乃至於她的家人親友當作奴僕般的使喚，所做之事更是低下卑微，稍有不從則以言語家以譏諷，何其難堪。本來心中打的如意算盤，以為不但能夠享受這天上飛來的豔福，同時還能享用狐女的家產，吃穿不憂、生活不愁，沒想到狐女不過是想要使喚人類，為家中尋覓一位可堪使用的奴僕下人。

〈狡狐誘人治水〉中的少婦對於一路調謔的少年不搭不理，也無氣憤拒絕的神態，但行三、四里後，卻突然有七、八名自稱是少婦的家人擋於路，指責少年

¹¹¹徐珂，〈仙人跳〉，《清稗類鈔》，（北京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頁1914。

¹¹²〈有選人釣魚台遇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514

覬覦美色，騷擾良家婦女，強要送官嚴懲，經過少年再三的苦苦哀求低頭認錯，少婦家人才勉為其難的以開挖積水當作是送官嚴辦的交換條件。少年不敢有所怨言，掘至半夜水道通了，猛一抬頭發現一旁看守監的人都不見了，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狐穴積水，自己是中了美人計，而被誘來挖除積水，為狐穴排水疏通。

狐仙和人類同樣都是利用女子以色誘人，設下圈套。人類貪圖的是大筆的金錢，而狐仙所圖的則是藉由人類的力量，助己一臂之力，〈有選人釣魚台遇狐〉中的狐女圖的是驅使人類來做自己不願做的卑下之事；〈狡狐誘人治水〉則是看上男子的強壯有利，要借他之手達成自己力有未逮之事，以解決的難題。雖然狐仙本身有法術可以使用，但是能夠懲罰好色之人，又能享有了萬物之靈為己所差駕之快感，一舉兩得何不快哉呢！



第二節 心理上的影響

除了直接施予異術，使人的身體受到影響外，狐仙也掌握了人性中的弱點，使人們感到恐懼或是在眾人面前丟臉。這樣心理上的感受雖然不若身體上的病痛、傷害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但對於人的影響卻更大，人們因此更加畏懼狐仙、崇敬狐仙。

一、丟臉出醜

樂蘅軍認為：「變形的本身便意味著對現實拘囿的突破和征服。¹¹³」由四肢著地、奔跑於荒野山林中的野獸之身，幻形為兩腳站立的人類，對修練中的狐仙而言，是變形的最高形式，是突破生命既定公式的機會，亦是達到通天神狐的必經過程。關於狐如何變化成人形，講法眾多：九尾狐吸取妲己的魂魄骨髓，借其軀殼，搖身成為一代禍國妖姬。除此之外亦有戴骷髏拜北斗，骷髏不掉，則化為人；拔尾毛變美婦，脫皮為衣和出口受人鼻息，久而能變化成人的說法。不論是以哪種方式幻化人形，距離能永久「蛻形」、「脫形」，成為天狐的最高境界還很遙遠，只能算是在修練的粗淺階段。處於修練初期，心性不穩的狐仙，經常藉由幻化為人的本領捉弄人類。

〈劉炫墓〉裡喝醉的陳雙大罵狐為妖獸，狐仙先是化作陳雙之父，再變成陳雙之妻，兩度戲弄陳雙。

……耘者滿野，皆見其父怒坐墓側，雙跳踉叫號。竟前呵曰：『爾何醉

¹¹³樂蘅軍，〈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古典小說散論》（台北市：純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285。

至此，乃詈爾父！』雙凝視，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徑趨歸。雙隨而哀乞，追及於村外。方伏地陳說，忽婦媼環繞，嘩笑曰：『陳雙何故跪拜其妻？』雙仰視，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徑趨歸。雙惘惘至家，則父與妻時未嘗出。方知皆狐幻化戲之也，殘不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¹¹⁴

一如高夫曼所言：「一個人在扮演一種角色時，他在內心中總是期望觀眾們嚴肅地對待呈現在他們面前的表演印象。¹¹⁵」爲了維持欲傳達的形象，在強化自我表現的同時，表演者也會防止表演中出現任何和表演目的不一致的事件產生。當陳雙在地位相同的群眾面前斥罵狐仙爲妖時，意欲建立起的是不懼鬼神的勇者形象，同時也希望目睹演出的觀看者能夠確實的相信、承認他所扮演出的勇者特質，豎立高人一等的形象。但是當陳雙發現自己詈罵的對象竟是老父，一臉戒慎恐慌跟隨於後頻頻賠罪，勇者形象已稍微減弱；行到村外，猛一抬頭又發現自己跪拜道歉的對象變成了家中妻子，前後形象反差之大，完全破壞了表演中所需的一致性，整個事件終於成爲一個失敗的演出。對一旁的觀看者而言，「當個體親眼目睹一種不是爲他們做出的演出時，他們不僅會對這一個表演非常失望，而且會對專爲他們做出的表演感到心灰意冷。¹¹⁶」因此陳雙這一天的表現會成爲婦女們道長說短的話題，村莊裡茶餘飯後的最佳笑話，則是顯而易見的結果，同時這也是促狹狐所欲達成的目的。

人生就像是一場舞台劇，爲了維持台前（front stage）一致的自我形象，除了

¹¹⁴ 〈劉炫墓〉，《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9。

¹¹⁵ 高夫曼(Goffman Erving)著，徐江敏、李姚軍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台北市：桂冠出版社，1992年），頁19。

¹¹⁶ 同注115，頁145。

必須費心妝點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利用外在打扮、談吐、言行這些符號傳達成功的形象，還必須將後台（back stage）可能引發不一致的言行隱藏起來。但是狐仙卻像個惡意的搗亂者，將分隔台前與台後的布簾一把扯掉，讓台後的凌亂一覽無遺。〈姬生〉裡素來不羈的名士姬生，正逢歲試冠軍，又被薦舉為優行生員，正是人生中莫大的光榮時，狐仙卻大筆一揮，將姬生曾經做賊之事書寫於榜單旁邊，使看榜之人議論紛紛，雖然姬生多番解釋，得到眾人諒解，但多少臉面無光，減少了中舉的開心；〈儒生遇魅事〉裡平日循謹無失的儒生，動則以嚴苛的道德標準責人，經常斥責沉溺男女之歡的學友們，藉以彰顯自己的恪遵禮法、高風亮節。然而自己卻與狐女交好，恣情縱欲，一夕之間大損真元，體衰氣竭，眾人便因此看清此人言行不一，儘管儒生力辯自己是中了狐計遭受陷害，但也難以挽回其原先道貌岸然的高潔形象，同學詩友們也不屑再與之交往。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是追求均衡、和諧，於自然要達到天人合一；於人身要能陰陽調和；於人我關係要能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人際關係的和諧向來是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中最高的目標，因此能夠在不同的場合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是中國人所追求的。為求良好的人際關係，中國人的性格裡有強烈順眾性格，因而多半面皮薄、耳根子軟，聽不得他人的議論，處處小心謹慎，就怕行為稍有差池遭人非議，為了顧及自我的面子，也為了成就自我在他人眼中的良好形象。一但這個努力整飾建立起的形象遭到戳破，就是失面子了。

除了暴露人們後台行為，使人類出醜外，狐仙也會利用人類對於外貌的貪戀迷思來捉弄人類，使人丟面子。傳說中，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則能隨心所欲化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古豕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髮面變妝，大尾洩長作紅裳。徐徐行旁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

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¹¹⁷」白居易在詩中就言明了當狐化身爲人之後的迷人樣貌是足以迷倒眾生的。而本領大的狐仙，不但能化爲人，還能夠使面貌不斷變化，〈濟南朱子青友狐〉裡的狐仙便能應朋友的要求，一會兒以龐眉皓首的老人樣貌出現，一下又是仙風道骨的道士、宛如處子的美人，使人類莫能分辨何者爲其真面貌，心中明知有異，仍被深深吸引。

〈少女變老翁〉裡頭，李秀一見娟麗清秀的少年，便熱情邀約同行，一路輕薄挑逗，間以動手調戲，少男扭捏不敢拒絕，只是低頭不語，然而行經城門，李秀便發現少年的面貌逐漸蒼老，行至目的地後，原先的美少男竟成了耄耋老翁，鬚鬢皓白的老翁下車前損了李秀幾句：「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¹¹⁸」赤裸裸的將李秀的不當居心道出之後，一笑而去，留下錯愕不已的李秀兀自在原地發楞。

傳統的中國文化向來是極度壓抑著人性原始的欲求，一但面對可以發洩又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機會，又不必擔心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和非議，血性男子往往選擇主動出擊，尋求眼前可能的露水姻緣。雖然欣賞美的事物是人的本性，但這種只求春風一度，見色心喜而出言調戲、伸手輕薄反映了意欲支配對方的心態，是一種男人對女人，強者對弱者的侵犯，也是表示權力的一種行爲語言。狐仙既不甘被人類所駕馭，也不願受到男性自以爲是的風流調戲，面對輕挑又膚淺的輕浮浪子，出言調侃幾句便是一種嘲弄，更是對男性霸權的反擊。

〈阿繡〉中狐女化作阿繡樣貌多次，暗戀真阿繡多年的劉子固沒有一次分得出來兩人的不同，反倒是要靠旁觀的貼身奴僕的提示，才發現有異，相較於〈小

¹¹⁷ 白居易，《白居易集》（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年），頁87。

¹¹⁸ 〈少女變老翁〉，《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25。

翠〉中狐仙小翠由美變醜，最後形貌大變，夫君仍然表明要延續夫妻之情的那份感情真摯動人，劉子固的愛只是建立在表象的美麗上，這份愛情便顯得膚淺薄弱許多了。對阿繡痴念多年的劉子固，思念愛慕的只是那張美麗的容貌，並無用心體會兩人個性上的差別，因此分不清眼前之人是妻子或是狐女，才無法通過狐仙的測試，招來狐女的訕笑奚落。滿口的恩愛情義，都在此時被戳破，看來濃厚的感情其實脆弱的可以，劉子固的深情面孔經由狐女的測試，一下子就給拆穿了。

雖然萬物皆恃形而生存，但形貌只是心神所寄託之所，並無高低優劣之別。人的外形美醜和行爲的善惡、品格之高下是沒有絕對的關係。但如黃麗卿所言：「世人往往明知『以貌取人』容易造成一種偏執，甚至是一種迷失，卻往往陷溺其中而不自知。¹¹⁹」狐仙出言調侃，嘲笑了人類過度沈溺於皮相之美，只看表面的膚淺心態，也展現出狐仙能夠穿透世俗、傳統的觀念，對於俗世之情能不礙於心，也能超越形骸皮相之美，與人類相較，顯然高出一等。

二、驚恐害怕

拋磚擲石、震撼窗扉向來被視為是狐仙惡作劇的表現，更上層者會使几上茶碗，傾側旋轉、擊破甕盎，燒損衣物，往往鬧得家中不得安寧。然而狐仙丟擲瓦石的動作並未對人造成身體上的傷害，狐仙以磚瓦丟向奴僕，是為了阻止他們進入自己居住的地方；狐女以飛瓦丟向趙太守，目標瞄準的是帽子，用意在於阻止他再靠近自己¹²⁰。〈霸州老儒〉裡的狐仙動輒憾動窗扉、毀壞器物，則是為了阻止老儒出門，助他躲過可能的牢獄之災。狐仙以其神秘的力量破壞人自身或是居

¹¹⁹黃麗卿，〈《聊齋誌異》狐仙「形變」之意義〉，《淡江人文社會學刊》（2006年第25期），頁23。

¹²⁰〈夜遇狐女〉，《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98。

住環境原有的寧靜，是出於示警、保衛自己的生存空間，或是協助有德之人避害，並非有任何加害於人的意思。若是狐仙有心要給人類一點顏色瞧瞧，便會使用幻術，讓人類感到恐懼害怕，達到狐仙想要的目的。

〈青鳳〉中耿去病借酒裝瘋調戲青鳳，看在重視禮教的叔父眼中著實的不以為然，故在半夜化作厲鬼，希望能把耿去病嚇走，打消這名狂生對姪女的不軌企圖，只是無奈的，耿生這名狂徒面對厲鬼的反應是笑而不懼，逼得這位儒狐只好卜居他所，讓耿生無法得逞。〈馬介甫〉中的尹氏是《聊齋誌異》的第一悍婦，對待家翁近乎苛刻，披敗絮、瘦如奴僕；對妾王氏痛下毒手，打得她崩注墮胎；迫使小叔自殺、弟婦再嫁、驅趕姪兒；待客刻薄，以脫粟失飪的米飯上桌請客；對自己的丈夫更是極盡虐待之能事，不但稍有忤逆，就以鞭子打撻、還命丈夫穿戴女人飾物頭巾當庭罰跪，將堂堂一名秀才折磨羞辱至極。尹氏的行為條條都犯了古代婦女的七出之罪，還造成了兩條人命的死亡。楊萬石用其中任何一條名目都可以休妻，但卻因為懼妻而一再隱忍，才會釀成了後來弟死父走，整個家庭分崩離析的結果。

中國傳統社會非常重視家庭，成立家族、經營家族、維持家族，是中國人生命及生活中最重要之事。社會普遍的觀念是盡量維持婚姻的穩定，不主張隨便離異。即使是這樣一個充滿暴力、倫常倒亂的家庭，能夠呼風喚雨的狐仙馬介甫亦不願破壞，僅是使用術法使尹氏心生恐懼，雖然使尹氏反奔無法停足，或是變神招怪使她受到巨人割心之罰，嚇得她面如死灰，衣裙、裹腳布都脫落於道，完全失去了平日當家主母強悍的氣勢。但這些行為都未讓尹氏遭受性命之危，馬介甫事後也向好友坦承不過只是「以小術懼之」，盼望尹氏能夠由懼生敬，也給她一個悔改的機會，馬介甫本是期望楊萬石能重振夫綱，換得家庭安寧。鬼門關前走一回的尹氏也的確收起了暴躁脾氣，讓楊家得到了好一陣子的平靜安寧。只可惜楊萬石在得意忘形之際竟將真相對尹氏和盤托出，怒火中燒的尹氏從此變本加厲，

對待楊萬石又是打罵凌辱，膽小的楊萬石沒有了馬介甫的撐腰，也不敢有所反擊，楊家又重回尹氏的高壓統治之下。馬介甫的用心就在楊萬石的懦弱之下功敗垂成。



第三節 財物上的損失

金錢向來是人類煩惱的根源，生活困苦的人妄想能夠擁有它，在辛苦掙錢之餘，心中總少不了做個奇異的發財夢；已經擁有它的殷富之人想持盈保泰，最好能確保子子孫孫永保經濟條件上的優勢，因此總是擔憂會失去它，在防患未然的想法下就容易成為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在狐仙眼中，金錢完全無用，從來毋須擔心失去，也從不汲汲營營的想得到它。促狹狐利用人類對於金錢財物的嚮往與渴求，使金錢成為戲弄人類的最佳武器。

一、得而復失

宋代以後，中國社會由貴族性的社會轉為「平民社會」，此後行之千年的科舉制度成為促成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社會經濟的發達與印刷術的普及，使科舉考試的參與者越來越多，能夠接觸書籍，學習知識的人數也快速上升。

縱然世間人都以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卻並非所有的讀書人都將知識的累積當作是為民為國服務的工具，對於這些書生而言，十年寒窗苦讀，為的是一舉成名天下知，進而走入仕途，改善貧困生活，「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理顯然並成為心中信念。因而〈雨錢〉中的濱州秀才才會如此厚顏，主動要求促狹狐以異術相助，給予金錢支助。促狹狐雖不以為可，仍然抱這一線希望，想試探秀才是迫於生活所苦，需要救急，還是利欲薰心，把促狹狐當做是搖錢樹。當看到秀才貪婪嘴臉展露無遺之後，才將滿室錢財化為烏有。

不同於〈雨錢〉中的狐仙與書生交往一陣子之後才發覺書生是貪財、心術不正之人。〈沂水秀才〉裡半夜不請而到的二位美人則是擺明了有心試探。兩人夜半

突至，「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軟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錠，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¹²¹」美人主動投以芳澤，置而不顧；雅致巾帕展於几上，亦無一探究竟的好奇，獨將眼前白金納入袖中，足見這名書生徒負秀才之名，既不懂欣賞眼前佳麗，也無心探究巾帕上的書法之美，只有亮晃晃的金子能引起他的注意，連美女臨走前罵了一句「俗不可耐」，秀才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是急著伸手去摸懷中的金錠，窮酸又貪婪的舉動，怪不得狐仙以乞兒視之。這兩名秀才見錢眼開，斯文掃地，給予考驗的狐仙讓他們得而復失，使他們瞭解世上沒有不勞而獲之事，也將他們隱藏在恭謙君子外貌下的貪財本色揭露出來，讀聖賢書卻不能守志，只有自取其辱。

除了貪財書生嚐到發財夢碎的滋味外，〈朱某有狐友〉中也有一個重利輕義的妓女殘忍的將床頭金盡的恩客趕出後，意外的接到一位出手闊綽的商人，賞賜無數，讓妓女既驚又喜，待富商離去，檢點篋笥，卻發現不但富商所贈之物全然不存，連前一位恩客所給之物也一併消失，回想過去兩個月的經歷，迷離恍若作夢，數個月來的用心計較全部化為烏有，妓女的從良美夢也因此破碎了。

不論書生或是妓女，狐仙讓他們得到了擁有財富的短暫快樂，旋即又讓他們回到殘酷的現實狀態。擁有財富的時間是那樣的短暫，得而復失的失落甚至比未曾得到來得令人失落、悵然。不過，狐仙雖然讓這些人的白日夢破碎，但也並未將他們推向更慘的處境，〈雨錢〉中狐仙魔法製造出來的及膝錢財全部消失，但原本魔法所需的母錢卻仍留在原處；妓女開匣檢視，所有恩客贈物皆已不存，但卻留下二百餘金，足付兩個月來的酒食費用。由此可知，人類超過本分，過分貪求

¹²¹ 〈沂水秀才〉，《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894。

所得的錢財，促狹狐絲毫不留，但對於憑藉己力掙得的，促狹狐也是一介不取，戲弄人類，但也不佔人類一點便宜。打破了人類一步登天的美夢，也並未將他們推向更慘的處境，而是讓一切都回到原點。不當而得的錢財終像過路財神，來得容易去得也急。

二、劫富濟貧

中國例行的小農經濟，是在有限的土地上供養眾多的人口數量，這就注定了廣大的農民群體是貧窮的，而大筆的財富則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貧富差距懸殊向來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安定的種子。人皆有自私的心理，爲了改善生活現況或是保有既得的生存條件，便與他人處於競爭、鬥爭的狀態。財富是固定的，站於優勢地位者在持盈保泰，庇蔭子孫的觀念下就難做到「見貧苦親鄰，須多溫恤」的地步。《閱微草堂筆記》中便出現許多苛刻成家，貪求不義之財的角色，〈有富甲一鄉者〉中的富人號稱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惡作劇〉裡的陳忠則是藉買辦之職，攢下不少錢財；〈以財爲命〉裡頭視財如命的劉某所擁有的財富，也是藉由機巧剝削而得。這些奸巧商人都是踩著他人肩頭，藉由壓榨所得來的富貴榮華、富裕生活。

古代的人們靠天吃飯，若當年的收成不好，失去生活來源，過年過節則就難過了，若再遇到飢荒，那更是餓殍遍野。相形之下，手中握有財富，闊綽過日的人啃魚啣肉，出入有車馬，起居有奴僕，不憂吃不愁穿。那幅飽漢不知餓漢飢的畫面形成了極大的諷刺對比。無奈的餓漢除了望天興嘆，也唯有自嘆命運的可悲，蒼天的無情。雖然天無情、人無情、命運無情，但狐卻是有情。促狹狐沒有辦法做到袖手旁觀，見死不救的地步，他伸出援助之手，施展隔空取物之術，將鎖於匱匣中的金錢取出分送窮人；化作富人模樣開倉賑糧，讓倉廩中的滿滿米糧盡數

成了救人性命的及時雨。得到救助的百姓，不論群聚求見富人表達謝意，或是書寫信柬以謝救命之恩，都是無盡的感恩，由此可知狐仙雖然將富人的倉庫掏空，卻又替他在其中裝滿了窮苦民眾由衷而發的感激之情。

當富人愕然發現自己用心計較所得之財空蕩無存，免不了找促狹狐興師問罪一番，而促狹狐倒也頗有俠盜風範，對於自己所做的行為坦承不諱，大方承認。對於機巧致富者的質問，促狹狐毫不愧疚的朗朗回應：「九百錢是汝雇值，分所應得，吾不敢取。其餘皆日日所乾沒，原非汝物。¹²²」；替富人將千石米粟盡貸居民的狐仙則是分析形勢利弊，以紙書明「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剝劫為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¹²³」如此合情合理的說法，讓富人無法反駁，縱使心有不甘，然而木已成舟，也只能感謝促狹狐代替自己行善，積福存德。

狐仙竊盜的意圖不是為了私人的目的；行竊的手段和行為也有一定的準則。他並不會去搶奪經由正當手段，辛苦勞力賺得的金錢，卻會去竊取為富不仁或是經由不義管道取得的財富；他特意去幫助居於弱勢，需要救濟的人群，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而為的，竊取的行為則是為了使社會能更加平等，頗有替天行道的俠義精神，也像極了劫富濟貧的俠盜羅賓漢。記昀更是以「處置亦頗得宜也。¹²⁴」、「頗快人意也。¹²⁵」來讚揚狐仙的行為是大快人心，仁義之行。

¹²² 〈惡作劇〉，《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63。

¹²³ 〈有富甲一鄉者〉，《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65。

¹²⁴ 〈以財為命〉，《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8。

¹²⁵ 同注122。

三、破財消災

人民祭祀狐仙的主因本是驅狐不成，只好以最大禮數來對待這些不請自來的入侵者。但當妖邪之事漸減，加上人的慾望增加，貪心更重，人們轉而看中狐性中偷東西的本能，和搬運的神力，信仰狐仙的目的便從祈求自身平安，轉而致富求財。然而求財不尋求正道，只想著要走旁門左道，這樣的行為往往落得偷雞不得蝕把米的下場。

〈人求狐助〉裡的某人原是小康之家，卻希求能得到狐仙相助，使家境更加富有，因此設宴饗狐，欲求能與狐仙攀上關係，從中獲取好處。促狹狐也豪不客氣，請某人多設酒餚，宴至日暮，只見有數狐醉倒現形，才知是其呼朋引伴同來享用。幾經數次的大宴小酌，某人已疲於供給，衣物典當一空，因此向促狹狐透露出求助之意，狐仙卻大笑：「吾惟無錢供酒食，故數就君，我當自醉自飽，何所取而與君友乎？」¹²⁶某人料想不到狐仙不但無力、無心助他，反而倒打一耙，使他耗盡僅有的家產，從小康之家墮為貧窮之戶。〈狐神〉中的田媪是個標準的「偽狐」¹²⁷，平日藉著狐仙之名行騙斂財，等到獲利頗多時，「狐群大集，需索酒食，罄所獲不足供。」¹²⁸田媪苦苦哀求仍不得休，只好遷徙他處以躲避促狹狐的無度需索。田媪雖然如願的脫離了促狹狐，但之後開櫃檢視卻發現先前靠著狐仙斂財所得之資產已經耗去大半，剩者無幾。顯然促狹狐並不想平白無故被人類利用，既然田媪用自己之名義斂財，那麼促狹狐花起這筆錢財則是理所當然，絲毫不感

¹²⁶ 〈人求狐助〉，《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35。

¹²⁷ 清代流行狐仙迷信，因此許多巫婆神棍以狐之名設騙局來騙錢，或以女子自稱狐仙來騙取聘金，稱之為「偽狐」。

¹²⁸ 〈狐神〉，《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47。

到有任何愧疚了。

貧窮百姓內心最大夢想是能夠時來運轉，最好能夠財自天上來。然而對於富裕之人來說生活不但不虞匱乏，而且還足以享有精緻的生活情調，他們並不像窮人那麼殷切的希望狐仙能扮演財神爺的角色，送來更多的財富。所謂飽暖思淫欲，當「飽」、「暖」等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滿足，更毋須為生計奔波忙碌時，道上獨行的美麗少婦、眉清目秀的束髮童子都是他們眼中追求色欲刺激的最佳對象。面對這些追求聲色刺激，不惜一擲千金的富豪們，促狹狐揮霍起來也不需手軟，既然擁有大筆財富足以使用，促狹狐便盡情的揮霍享受人間的各項娛樂，幫富豪好好的享用財富。

〈霍女〉裡朱大興遇到少婦夜半獨行，便強迫她跟自己回家。居處於朱家雖然毫無名分，但霍女在生活上樣樣都是極其講究，食的方面她「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臠，必燕窩、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¹²⁹」穿著上她則是「衣必錦繡，數日即厭其故。¹³⁰」生活娛樂也不隨便，只要心裡感到苦悶，每十數日就招優伶來家中作戲享樂，生活起居的要求一點也不馬虎。如此過了兩年，富翁朱大興也感到吃不消，直至無法供給奢華的生活後，霍女就豪不留情的另投他人懷抱，完全不留戀。〈羅生求狐〉裡頭的羅生則是主動向狐仙投書求婚，希望能娶得美艷女狐，狐仙大方的允其心願，賜他一名豔婢不但面容姣好，同時性情溫柔，美人在懷加以媚態柔情，生活不甚愜意，羅生過了一段快活的日子，但狐女卻性好饕餮，不但吃盡家中食物，甚至還竊取衣裳器具換錢買食物，還嫌不足。狐女的貪吃使得羅生家中為之凋敝，當羅生終於感到無福消受請來法師劾治驅逐，狐女卻抗辯自己是羅生求婚而來，且善盡姬妾之職，理當得到羅生的蓄養，有何不

¹²⁹ 〈霍女〉，《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98。

¹³⁰ 同注129。

對。〈狐戲富貴〉裡的富人則是偶然見到一女姿色明艷，欲求親取之，置辦金珠錦繡，殫盡華美，迎娶當日卻是門戶緊閉，逾牆入視卻是暗無一人，只有破床上堆著數具骷髏，而原先準備的婚嫁事物都已無用，轉手賣出也僅僅能得半價，原本一場喜事好似受到詐騙，落得人財兩空。記昀卻認為「魅本無意惑賈。賈妄生窺伺，反往覘魅，魅故因而戲弄之。¹³¹」可見得是富人先有不軌舉動，才會招致促狹狐的調皮戲弄。

天下間終究是沒有白吃的午餐，妖嬈美女不會毫無所求的自動送上門來，狐仙也不可能平白成為人類的生財工具，凡事總要付出代價。不論是做著發財白日夢的一般百姓，或是貪淫好色的有錢人，遇上促狹狐總免不了要破財消災，花上一筆昂貴的學費來明瞭這個道理。

¹³¹ 〈狐戲富貴〉，《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90。

第四節 小結

「人類與鬼怪的鬥爭往往是刺激和有趣的，因為鬼怪們有時會使用各種奇異的手段來戲弄人類，人類與鬼怪既要鬥勇，又要鬥智。¹³²」促狹狐花樣百出的惡作劇手段叫人嘖嘖稱奇，人們在閱讀這類故事的時候，所在乎並不是誰戰勝了誰、誰擊敗了誰，而是雙方鬥智鬥勇、曲折有趣的過程。而狐仙對於人類惡作劇的手段千奇百怪，影響的層面廣及身體、心理和財產，但是這些惡作劇大多不脫離以下四項的規則：

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李劍國認為：「狐仙作祟都有他的道理，並不隨心所欲，無理取鬧，可謂作祟有故，作祟有道。而且作祟也有分寸感，大惡大報，小惡小報，通常不過『小小擾人』而已，此可謂作祟有度。¹³³」當促狹狐的住宅受到人類騷擾時，促狹狐便會使人類生活上同樣感到備受打擾的不便；當人類在白晝無理的攻擊狐，那麼夜晚來臨時，促狹狐就會讓人類感受到無端受到攻擊的痛苦；若是人類將狐倒吊懸掛，促狹狐也必會讓人嘗到頭下腳上的不舒服感受。促狹狐的惡作劇通常都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人類加諸於狐身上的痛苦同樣的還給人類。因此可知狐的性格是有仇必報，而且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奉行者。

¹³² 同注 2，頁 140。

¹³³ 同注 17，頁 267。

二、當破則破，當留則留

促狹狐對於爲富不仁、吝嗇貪財之人是極爲不恥，往往藉著他們最看重的金錢給予一頓惡整。只要是經由不正當管道所得之錢財，促狹狐非但毫不客氣的拿來吃喝花用、還大行俠義之舉，拿來拯救貧困百姓，與鄰里共享，除之之外，往往藉機教訓貪財者一頓。不過即使是行爲再不義的人，只要原本就屬於他的財產，或是經由正當管道得到的財富，促狹狐也不敢多取一芥一毫，好像多取了一分都將使得自己變成奪人財富的惡霸，淪爲與爲富不仁者同輩的處境。此可看出狐仙的原則就是「當破則破，當留則留」。拿與留的界線十分鮮明具體，沒有模稜兩可的模糊地帶。

三、點到爲止，手下留情

李壽菊分析唐朝狐狸精故事時認爲「唐狐雖調皮，卻懂分寸。當他們利用幻術戲弄人們時，確實有玩世不恭的態度。例如幻化菩薩，戲弄愚民，可是一旦被高人識破，他們也自知之理虧，從不繼續為謔。¹³⁴」促狹狐喜愛戲弄人們，但卻懂得拿捏分寸的特質，由唐狐便一脈相承至清朝，甚至是現代。因此促狹狐會使人類的身體受到傷害或生病，但並不會惡劣的要致人於死；會拿走財物，但必定留下些許的錢財讓人類不至於有立即斷糧的危機。促狹狐也頗懂得台灣諺語中「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看」的處事道理，並不會將人類逼到狗急跳牆境地而反撲人類的可能，反倒留給人類有反省思考，從新再起的機會，在留有餘地的作法下，不但消除了人類可能被逼急了報復，同時也保全了自身的安全和被尊稱爲「仙」

¹³⁴同注 6，頁 143-4。

的至高地位。

四、善惡參半，我行我素

促狹狐的惡作劇中有許多行為是出於善意的幫助，而其手段是戲謔有趣的，牠會調侃人類，使人丟臉出糗，這樣的行為都是符合人類世界中人際互動中的行為。不過促狹狐也有許多行為就人類眼光來看是觸犯法律，不被接受的。縱使是被稱為「仙」，促狹狐的性格之中依然保有著野獸的本性，在對人類的惡作劇當中，不乏有許多是以報復為出發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因此會出現不告而取的偷竊、霸佔院落居住、設局詐騙、出手傷人的行為。大體而言狐仙的惡作劇手段是善惡參半，牠們並不以人類世界的標準為行為規條，也不在乎世俗間的律法制度，而是自有一套對待事情的行為準則，因此即便是觸犯了人間律條，促狹狐依舊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第五章 現代促狹狐的無限可能

促狹狐的故事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長期得到文人的注目，為其撰寫故事，代表者這類型的故事帶給人們許多閱讀上的快樂和想像的樂趣。促狹狐的腳步也未曾停歇，持續著向下一個光榮世紀邁進。

第一節 促狹狐故事的閱讀樂趣

青少年與兒童天生就有一種喜歡奇神怪異，厭惡平淡無奇的傾向。促狹狐的故事便符合了現代兒童的閱讀心理，擁有許多令兒童喜歡的閱讀特質¹³⁵，它充滿了稀奇古怪的事物、包含了濃厚的想像趣味、曲折多變的情節更是使人回味無窮。除此之外，促狹狐在故事中扮演了許多令人讀來嘖嘖稱奇，拍手叫好的角色，牠的多重性格和多樣面貌使得讀者永遠能從他的身上得到閱讀的樂趣。

一、奇幻的魔術師

當促狹狐故事的書寫元素逐漸隨著時代累加，狐仙故事也和民間幻術表演相互影響，出現於文人筆下的促狹狐所擁有的法力也是越來越高強玄奇，促狹狐的本事也顯得更加無所不能，故事中所呈現出來驚奇的狐術彷彿是一場神奇炫麗的魔術秀，文人們為促狹狐摹寫法力異術時也參照了中國發展已久的魔術表演，因而揉合了許多的幻術和魔術表演的把戲招式，促狹狐的神乎其技多少參雜了民間

¹³⁵ 許宗義在《兒童閱讀研究》中對兒童閱讀興趣調查，歸納出最受兒童喜愛的讀物十項特質是：趣味、新奇、驚險、變化、同情、正義、含蓄、動作、積極、暗示。（台北市：台北市立師範女子專科學校，1977年，頁3-6）。

表演奇術的炫人¹³⁶的影子，這也更增添了促狹狐深不可測的神秘氣息。

促狹狐最常使用的變形術，除了能夠使狐身自在的轉換成人類的形貌外，甚至能夠在一段路的時間，從清秀少年便成了鬚鬢皓白的老翁，可以媲美「羅浮之術¹³⁷」，此外還有「隱形術」與「移物術」，都能讓讀者覺得新奇與趣味。而所有狐術中最叫人嘖嘖稱奇，心中嚮往不已的便是那神奇的「點金術」了，點金術又稱作爲煉金術、黃白術，早在漢武帝時代就曾以水銀提煉金子，耗費大筆金錢體力，但終究白忙一場，此後亦有無數道人和幻術師都聲稱有提煉黃金的能力。然而我們在促狹狐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點金術卻是更加高超，完全是無中生有、憑空而得。那隨手而得，用之不竭的無盡金錢除了讓狐仙更像能夠憑空點金的高超魔術師，也讓人深信狐仙是帶財的神仙。

這些玄之又玄，無法理解的神秘現象，加上以廢棄的古宅、幽僻的小徑、荒涼的林野當作舞台，在隱約朦朧就透露出些許的不可思議，暗示著即將來到的神秘魔幻秀，是通向另一個世界的奇異道路。

二、正義的使者

促狹狐的搗蛋行爲後面不難看到那鋤強扶弱的痕跡，而促狹狐正義的表現主要呈現於朋友、夫妻與陌生人這三種人際關係上。在這些正義的表現上不只是使

¹³⁶ 「炫人」的名詞是來自於西域，指得是懂得變化惑人之技，擅於吞刀吐火、自縛自解、屠人截馬、植瓜種樹等術，是表演奇術之人。

¹³⁷ 傳說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於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鎮髮絳脣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鵝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 <http://www4.webng.com/khcjhk/Tang/dyzb1a.htm>

人感受到同情與仁愛的精神，善惡分明，獎懲公平的結局更讓人拍手叫好、大呼過癮。

誠如李劍國所認為：「在狐仙觀念的作用下，明清俗間有許多人狐友情的故事流傳，是之為狐友故事。¹³⁸」友情是人間美好的情感之一，在這些人狐相交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動人的情感因素，還有根植於傳統美德中的倫理因素，因而這些狐友都稱得上是仁愛信義之狐。因此基於「朋友有難，兩肋插刀」的準則，促狹狐捉弄人的動機往往是出自於朋友受氣，因而出手相救。雖然促狹狐所使用的手段並不見得合法合理，多少有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味道，甚至加倍的給予痛苦與報復，但是卻是出自於朋友相助的單純想法。身為忠誠好友，促狹狐對於朋友的照顧不只是幫助出氣，甚至還以父執輩的身分，將對朋友的照顧延續到下一代，善盡朋友之責。

夫妻除了繁衍下代之外，也重視彼此慰藉與責任分擔，因此夫妻間責任和義務的歸屬都涉及正義的表現。我們從〈阿繡〉、〈小翠〉、〈張鴻漸〉、〈褚遂良〉、〈嬰寧〉、〈狐妾〉等故事中都可以看出，原本就相當具有家庭觀念的狐仙，一但與人類建立起婚姻關係，便將古代婦女以夫家為重的美德加諸於自己身上，不但是竭盡心力的協助丈夫，對於翁姑也都能全力相助，將夫家之人視做家人，一但家人有難，便責無旁貸的將難題一肩扛下。雖然其背後的原因或許可以歸結為報恩、為母盡孝，但是在人狐相處的過程當中，發自內心的關懷與促進家庭和樂的努力則是無庸置疑、不可抹滅的。

狐仙既然擁有「仙」的稱號，對於鋤強濟弱之事當然是當仁不讓，只要見了需要幫助的對象，促狹狐便會毫不猶豫給予協助；見到不公不義之事，也絲毫不

¹³⁸ 同注 17，頁 308。

畏強權。這是因為當人民屈居弱勢，於夾縫中求生存，在無力改變現況又無力掙脫困境的情況下，百姓的不滿和無力感所投射出來一種違反規範性的英雄角色，透過了被神奇化的過程，使其顯得豪氣干雲，代替手無回天之力的老百姓實現種種生活中的不可能，這樣的角色最顯著的代表就是梁山泊好漢。然而是人就有不能為之事，無所不能、不必受拘於人世規則的狐仙則能夠突破世間英雄的極限，達成百姓的欲求和夢想。狐仙助人的手段雖然時常逾越法律的規範，但卻是含有同情和仁慈心，讓人感動的。

三、說理的哲人

在記昀與蒲松齡有意識的操作下，促狹狐戲謔與輕鬆的玩笑背後，背負著傳達作者理念的責任，故事中所深含的寓意並不是用刻板的道理與嚴肅的教條來呈現，反倒是用令人莞爾的結局點出。促狹狐的故事中人物與情節都是虛構的，超越現實的，從本質上來看卻是反映了人類的社會生活，表達的仍是人們的思想情感和好惡，所刻畫的也是現實世界中各種活生生的正邪善惡。

因此記、蒲二人除了藉由促狹狐做出了消極的警戒，告知了貪財、好色、好說大話將會受到的下場，也積極的歌頌了分享、誠實、善良、互助等世間美好價值。因此在促狹狐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積極的思想、良好的道德。而這些採用暗示的方法所說明道理，使人不感乏味，在無形中便內化在心中，使人印象深刻。「鬼狐的儒雅風度還表現為牠們大有古風，睿智、博學，知書達理，儼然謙謙君子，即使人們有所沖撞冒犯，也不反目為仇，反擊行為點到為止，似乎深得

中庸之道。¹³⁹」

在高度誇張，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裡，正義與邪惡，美好與醜陋都呈現出鮮明的對比，當讀者在閱讀當下獲得了審美的愉悅與心靈上的滿足的同時，也會潛移默化的得到思想上的啓迪。



¹³⁹同注 70，頁 94。

第二節 現代促狹狐故事的特點

紀昀和蒲松齡一前一後相繼創造了狐仙的光榮盛世，之後的創作雖然一直未能超越，但是狐仙的故事卻不斷在世間傳說著。走入科學昌明的現代，狐仙仍然沒有被遺忘。當兒童文學作家努力創作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之餘，也不忘從浩瀚的古籍中尋找優美、值得介紹給兒童閱讀的故事，因此狐仙的身影便翩然的來到兒童的面前，帶領著他們走入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古老年代裡。

現代兒童所接觸的促狹狐故事中，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書架上常見的改寫作品，讓年幼的孩子也能夠輕鬆不費力的進入故事裡面，這類作品主要是將文言文變成當代所熟用的白話文，情節描述上也更加生動活潑，像是鄒敦伶的《不怕鬼的書生》和《見鬼不怪鬼》主要取材於《閱微草堂筆記》；魏廉的《聊齋誌異裡的故事》（國語日報社出版 1992）、管家琪的《聊齋—燈下說鬼》（幼獅 2003），從書名中便可以輕易的看出是改寫於《聊齋誌異》；第二類作品則是再創作，這類作品站立在古典作品的上頭，再添入了些許現代的生活氣息，馬景賢便自認為是「完全跳出了原有故事中的架構，有時只取文中的一部份，甚至緊緊隱藏在書中一點觀念，把它重新思考佈局，塑造人物，讓故事在古典中呈現一些新的、現代的面貌。¹⁴⁰」就像《三隻小紅狐狸》雖取材自《聊齋誌異》，但故事的人物塑造、情節架構卻是全然的跳脫既有的模式。第三類作品則是全新的創作，不但完全憑藉著作者本身的思考來書寫，連狐仙的形象也擺脫過往既有的刻板印象，呈現一股耳目一新的新鮮氣息，最明顯的代表就是王文華的《淘氣小狐仙》。不論是哪一種寫作方式，都可以同時在「題材內容」、「狐仙形象」與「內含價值」中嗅得《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的餘味，也可以感受得到作者努力革新，要使作品

¹⁴⁰馬景賢，〈三隻小紅狐狸序〉，《三隻小紅狐狸》（台北：富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更適合兒童閱讀的用心。現代的促狹狐故事承接了清代所開鑿的光榮盛世，也企圖要開創出促狹狐的另一個世代。

一、題材內容

在改寫的作品中，作者小心的取材，將過度迷信、恐怖血腥的題材剔除；帶有情色味道的情節則是輕輕帶過；過度迷信的言談稍作修改，使其更符合現代思考，讓促狹狐的面貌更加清新。而再創作以及全新創作的作品則更加可以看出，作者希望重新塑造狐仙形象的企圖心。

在《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中可以分析出促狹狐對人類的作弄有「報復之行」、「懲罰之舉」、「解弱濟困之善」還有「戲謔之弄」等原因，然而在強調正面思考的現代文本中，小狐仙的促狹之舉可能出自於懲罰惡人或是解救需要幫助的人，但是已完全不見有絲毫爲己出氣的心態在其中，因而「報復之行」全然不存在，反倒另外多了一種「無心之過」的原因。小狐仙的修練過程需要不斷的行善，但卻常造成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這也顯示了現代的創作與早先的促狹狐故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要強調的是善的力量與助人的樂趣。

《三隻小紅狐狸》裡頭狐狸爸爸最常對小狐狸說的話就是：「我要你們成爲偉大的狐狸！」狐狸爸爸所說的偉大就等同於《淘氣小狐仙》在故事的開端明白點出來的：「當神仙的條件就是要能降妖除魔、吃苦當作吃補。」馬景賢與王文華兩位作家都不約而同的將故事的核心放在正義與助人上面。狐仙不再爲了私利而去害人，助人的動機也非爲了求取得道；而是出於一份不忍人之心，不願見到善良之人受苦而主動助人，法力的提升變成了附加的價值，而非終極的目標。

二、狐仙形象

在古老的狐仙故事中，都遵守著「百歲而化為人」的規則，在心靈智慧上都較為老成，而當狐仙化作人的面貌出現時，經常是老人或是成年人，最接近兒童年紀的則是十四、五歲的青少年。但是《淘氣小狐仙》、《三隻小紅狐狸》卻是以幼狐當作主角，修練尚未深入、法術還不成熟的小狐仙，在行為上和思考模式上也更加貼近觀看的小讀者們。

為了強調善的力量和光明面，小狐仙修練的歷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助人的過程，但是由於不完整的思慮加上不強大的法力，小狐仙們時常弄巧成拙，或是弄拙成巧，整治修理惡人的過程必然使讀者大呼過癮，但是小狐仙出醜的模樣也製造了更多閱讀的樂趣。這也顯示了狐仙的形象不再是絕對的法力強大、精明幹練，能夠精準的推算事情發展的每一個步驟。些許的弱點讓狐仙看來更加貼近人，也為狐仙面貌增添了些許可愛俏皮的色彩。除此之外，狐仙的形象也被塑造成追求正義而甘於吃苦，在紀蒲二人的作品中狐仙一出場即是無所不能、聰明絕頂，任何難題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加以解決，但是在現代的促狹狐故事中，我們看到了狐仙為了擁有智慧與術法所付出的代價與努力，強大的能量不再是莫名從天而降，而是靠著一次一次失敗的經驗所累積得來的。

三、內涵與價值觀

《淘氣小狐仙》和《三隻小紅狐狸》都是由數個短篇連結成冊，每一篇故事都能看到小狐仙的成長與進步，一開始小狐仙多半只能在一旁看著父母親展現法力助人，甚至小狐仙無意間所造成的爛攤子，也需要仰賴父母的幫助才能完美收拾，此時小狐仙明顯地是依存在父母親的庇護之下。隨著故事的推展，小狐仙逐

漸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完成助人的任務，除了小狐仙術法功力突飛猛進之外，作者更強調小狐仙也同時擁有了判斷善惡、自我做主的能力。因此現代的促狹狐故事所展現的不但是趣味與幽默，也是一場兒童成長的試練歷程。

除了展現出個人的成長歷程之外，當代的促狹狐故事也繼承了長久以來借狐喻人的傳統。從前紀昀、蒲松齡藉著作品諷刺貪官汙吏、嘲笑迂腐書生、讚揚勇於追求自我的精神；現代的促狹狐故事則是觸及當代議題，像是：動物保育、商人炒作物品價格、家庭間親子的相處，這些都是兒童生活中所會遭遇的各種問題，同時也展現了相對於醜陋人性的敦厚、孝順等正面積極的特質。雖然成書於不同的時代背景，書寫的立意對象也不同，但卻是同樣反應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並且強調了人性的光輝，追求良善力量與追求道德價值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第三節 永不結束的促狹狐故事

……入夜，至所居室中，為一大方几，近邊略具酒果，中央則陳一棋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及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四五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眾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于門外几上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罍。嘎然樂指，惟聞鋪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做此戲，為一宵之娛。然惟其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祟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力至矣。」¹⁴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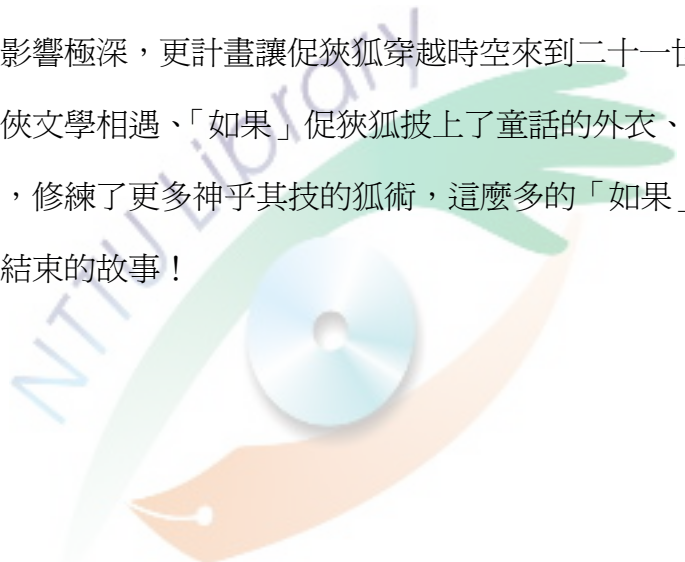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解讀狐仙形象的角度。法力強大，無所不能的狐仙；眾人景仰、小心翼翼敬奉的狐仙，其實不過是道士導演操弄的傀儡戲偶。狐仙在宗教或是文學作品裡總是充滿了神奇又神祕的力量，操縱著世間、耍弄著人類，帶來一齣齣的警世鬧劇，但是提著那看不見的絲線，操縱著牠的舉動行止，安排這場奇幻劇場演出的卻是握筆書寫的作者。道士雖然能夠驅使役狐，但卻只願用來帶給人世間快樂，不願意被人類所利用，而走上色情與偷盜等不當用途；作家雖有生花妙筆，卻也不願將香豔色情的美女狐、逞兇鬥狠的黑店狐走進兒童的世界中，因此留存下來的狐仙面貌，都有著正向的意圖與行為，促狹狐也本著，樂於自己能夠帶給大小讀者們無限的想像空間和樂趣。

因此促狹狐的身影翩然走過幾千個年頭，但仍然未顯疲態，其豐富的故事內

¹⁴¹ 〈道士役狐〉，《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52。

容、詼諧的特色、充滿入世寓意的意涵仍舊被現代的作家們所借用。《不怕鬼的書生》、《見鬼不怪鬼》名列多所小學的閱讀書單；《三隻小紅狐狸》曾獲得第二十八次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的推薦；《淘氣小狐仙》也獲得第五十次的好書大家讀推薦、九十七年台北縣滿天星閱讀計畫的推薦書單。可以見得當作家們從《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中挖掘寶藏，將其不合宜部分加以改變，汲取促狹狐獨一無二的形象，現代兒童便擁有了屬於自己文化的珍貴童話，促狹狐故事也仍在兒童閱讀中佔有一席之地。

促狹狐故事也擁有發展的無限可能，《淘氣小狐仙》的作者王文華在創作時便受到武俠小說的影響極深，更計畫讓促狹狐穿越時空來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如果」促狹狐與武俠文學相遇、「如果」促狹狐披上了童話的外衣、「如果」促狹狐隨著時代的進步，修練了更多神乎其技的狐術，這麼多的「如果」也意味著促狹狐將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故事！



參考文獻

一、研究文本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

蒲松齡。《聊齋誌異》。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6 年。

二、中文專書

王溢嘉。《聊齋搜鬼》。台北市：野鵝出版社。1990 年。

白居易。《白居易集》。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 年)。

司馬中原。《蒲松齡及他的聊齋》。台北：楷達文化。1999 年。

西周生。《醒世姻緣》。台北市：台灣文源書局。1979 年。

宋記遠。《翫·聊齋》。板橋市：咖啡田出版社。2006 年。

李昉。《太平廣記》。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南市：西北出版社。2003 年。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5 年。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

李慕如。《兒童文學綜論》。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8 年。

沈約。《宋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 年。

汪玢玲。《鬼狐風情－聊齋誌異與民俗文化》。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市：傳記文學。2002 年。

岳娟娟、顧迎新。《鬼神》。台北市：時報文化。2005 年。

林文寶。《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台北市：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1994 年。

林文寶等。《認識童話》。台北市：天衛文化。1998 年。

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尙志合著。《兒童文學》。台北市：五南。2002 年。

俞汝捷。《幻想與寄託的國度—志怪傳奇新論》。台北市：淑馨。1991 年。

洪汎濤。《童話學》。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公司。1989 年。

韋葦。《世界童話史》。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1995 年。

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 年。

孫隆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香港：集賢社。1992 年。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 年。

張美妮。《童話辭典》。哈爾濱市：黑龍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9 年。

張愛玲。《張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1 年。

張鶯。《朝野僉載》。北京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 年。

曹雪芹。《紅樓夢》。台北市：小知堂文化。2001 年。

許義宗。《兒童閱讀研究》。台北市：台北市立師範女子專科學校。1977 年。

郭玉雯。《聊齋誌異的幻夢世界》。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郭璞。《山海經》。台北市：台灣商務。1983 年。

陳香編著。《聊齋誌異研究》。板橋市：駱駝出版社。1994 年。

陸又新。《聊齋誌異中的愛情》。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焦延壽。《焦氏易林》。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

楊維禎。《楊維禎詩集》。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年。

葉慶炳。《談小說妖》。台北市：洪範書局。1980 年。

葉蕙齡。《聊齋誌異中鬼狐故事的探討》。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 年。

趙曄。《吳越春秋》。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劉小楓。《德語詩學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樂衡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市：大安。2004 年。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市：里仁書局。2000 年。

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研究》。台北市：臺大文學院。1982 年。

三、翻譯專書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徐江敏、李姚軍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台北市：桂冠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 年。

四、論文

江慧琪。《先秦至唐狐狸精怪故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李珮。《聊齋志異與民間童話》。台南師範學院國語文教學碩士論文。2002 年。

金洪謙。《「狐狸精」原型及其在中國小說的文化意涵》。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張嘉惠。《聊齋誌異女妖故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劉炳彪。《聊齋誌異的兒童性》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5 年。

鄧代芬。《閱微草堂筆記的陰間界域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2005 年。

賴芳伶。《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觀念世界及其源流影響》。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五、期刊

山民。〈狐鼯崇拜論綱〉。《國文天地》。第 8 卷 10 期。1993 年 3 月。頁 91-104。

吳俐雯。〈聊齋誌異中狐的探析〉。《耕莘學報》。第 1 期。2003 年 7 月。頁 69-86。

黃東。〈狐仙信仰成功行銷〉。《道教月刊》。第 2 期。2006 年。頁 46-7。

張劍鳴。〈童話的涵義〉。《童話研究專輯》。1966 年。頁 73-5。

韓希明。〈閱微草堂筆記中藝術形象的文化底蘊〉。《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第 3 期。1996 年。頁 93。

黃麗卿。〈聊齋誌異狐仙形變之意義〉。《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25 期。2006 年 3 月。頁 23。

六、網路資料

台北市立圖書館 第五十梯次好書大家讀

<http://intra.tpml.edu.tw/gb/2006050A/a447758.htm>

容安小館 <http://www4.webng.com/khcjkh/Tang/dyzb1a.htm>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 <http://tw.britannica.com/>

附錄一：《聊齋誌異》中促狹狐故事的惡作劇原因分析

故事名稱	報復之行			懲惡之舉					濟弱解困之善			戲謔之弄		
	出言不遜	仗勢欺狐	薄情負心	吝嗇富人	輕薄登徒子	神棍騙子	假道學偽君子	貪財之輩	住客關係	朋友關係	親人關係	親近文人雅士	玩笑之作	不明原因
青鳳					✓									
嬰寧													✓	
蓮香	✓													
狐妾					✓									
阿霞			✓											
雨錢								✓						
胡四相公						✓								
武孝廉			✓											
郭生												✓		
馬介甫										✓				
雲翠仙			✓											
胡大姑	✓													
狐懲淫					✓									
沂水秀才								✓						
阿繡													✓	
小翠											✓			
霍女				✓										
醜狐			✓											
張鴻漸			✓											
王子安														✓
褚遂良					✓									
姬生	✓													
浙東生			✓											

附錄二：《閱微草堂筆記》中促狹狐故事的惡作劇原因分析

故事名稱	報復之行			懲惡之舉					濟弱解困之善			戲謔之弄		
	出言不遜	仗勢欺狐	薄情負心	吝嗇富人	輕薄登徒子	神棍騙子	假道學偽君子	貪財之輩	住客關係	朋友關係	親人關係	親近文人雅士	玩笑之作	不明原因
人狐爭居		✓												
園中狐女						✓								
劉炫墓	✓													
狐宅		✓												
夜狐點詩												✓		
女巫郝媼						✓								
以財爲命(一)				✓										
以財爲命(二)				✓										
密戲圖	✓													
老儒王德安														✓
狐之報	✓													
京師某觀							✓							
黑影撲人		✓												
惡作劇				✓										
狐戲人	✓													
群狐懸人		✓												
此狐不俗		✓												
鬼書紅柬		✓												
狐神						✓								
老儒				✓										
野狐戲人		✓												
夜遇狐女					✓									
妖由人興						✓								
狐魅遊戲														✓

老人														
少女變老翁					√									
霸州老儒									√					
應酬之禮不可廢				√										
公心亦遠慮		√												
善誑者終遇誑		√												
東昌書生(一)					√									
東昌書生(二)					√									
朱某有狐友										√				
東光燠狐者		√												
儒生遇魅事							√							
狐媚有度										√				
妒悍之狐			√											
狐戲富貴					√									
輕挑農家子(一)					√									
輕挑農家子(二)		√												
灤州民家		√												
義狐之行										√				
狐戲二生(一)	√													
狐戲二生(二)					√									
有選人釣魚台遇狐					√									
狡狐誘人治水					√									
有狐居倉中		√												
羅生求狐					√									

補狐爲業者		✓												
有太學生資巨萬者									✓					
狐之報復惡矣					✓									
有狐戲人者		✓												
老狐報怨殞身	✓													
輕薄招辱					✓									
兄妹二狐	✓													
人求狐助								✓						
二少年夜覓狐跡		✓												
有安生者														✓
有與狐爲友者							✓							
有富甲一鄉者				✓										
有狐復仇者		✓												
善畫之狐	✓													

附錄三：《聊齋誌異》中促狹狐故事的惡作劇影響層面分析

故事名稱	生理上的影響				心理上的影響		財物上的損失		
	受傷	生病	失去自由	仙人跳	丟臉出醜	驚恐害怕	得而復失	劫富濟貧	破財消災
青鳳						√			
嬰寧					√				
蓮香					√				
狐妾	√								
阿霞							√		
雨錢							√		
胡四相公	√								
武孝廉		√							
郭生						√			
馬介甫	√					√			
雲翠仙	√								
胡大姑						√			
狐懲淫					√				
沂水秀才							√		
阿繡					√				
小翠	√					√			
霍女									√
醜狐	√								
張鴻漸					√				
王子安					√				
褚遂良			√						
姬生					√				
浙東生						√			

附錄四：《閱微草堂筆記》中促狹狐故事的惡作劇影響層面分析

故事名稱	生理上的影響				心理上的影響		財物上的損失		
	受傷	生病	失去自由	仙人跳	丟臉出醜	驚恐害怕	得而復失	劫富濟貧	破財消災
人狐爭居						√			
圍中狐女						√			
劉炫墓					√				
狐宅									√
夜狐點詩						√			
女巫郝媼					√				
以財爲命(一)						√			
以財爲命(二)								√	
密戲圖					√				
老儒王德安						√			
狐之報					√				
京師某觀					√				
黑影撲人	√								
惡作劇								√	
狐戲人						√			
群狐懸人					√				
此狐不俗						√			
鬼書紅柬						√			
狐神						√			
老儒						√			
野狐戲人	√								
夜遇狐女						√			
妖由人興	√								
狐魅游戲老人						√			
少女變老翁					√				
霸州老儒						√			
應酬之禮不可廢					√				
公心亦遠慮	√								
善誑者終遇誑						√			
東昌書生(一)					√				
東昌書生(二)						√			
朱某有狐友							√		

東光燠狐者						✓			
儒生遇魅事					✓				
狐媚有度									✓
妒悍之狐		✓							
狐戲富貴									✓
輕挑農家子 (一)					✓				
輕挑農家子 (二)						✓			
灤州民家					✓				
義狐之行						✓			
狐戲二生(一)			✓						
狐戲二生(二)					✓				
有選人釣魚 台遇狐				✓					
狡狐誘人治 水				✓					
有狐居倉中	✓								
羅生求狐									✓
補狐爲業者			✓						
有太學生資 巨萬者	✓					✓			
狐之報復惡 矣			✓						
有狐戲人者						✓			
老狐報怨殞 身						✓			
輕薄招辱									✓
兄妹二狐		✓							
人求狐助									✓
二少年夜覓 狐跡			✓						
有安生者	✓								
有與狐爲友 者					✓				
有富甲一鄉 者								✓	
有狐復仇者			✓						
善畫之狐					✓				